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一

章五

鄞縣全祖望紹衣

簡帖二

答沈東甫徵君論唐書帖子

南雷先生晚年文字亦多疏畧如唐書玄宗憲宗之死皆非定論不可不加攷索新唐書於憲宗郭后曰宣宗母鄭故后侍兒有曩怨宣宗奉養稍薄后不得志一日暴崩此其罪在宣宗也東觀奏記則曰宣宗追恨穆宗商臣之酷誅鋤逆黨無漏網者太后慙懼一日登樓便欲自殞左右持之以聞其夕暴崩時禮院檢討官王暉



抗疏請合葬配享上怒宰相白敏中召韓誥之韓曰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韓坐貶官然則宣宗以郭后預聞元和之弒固矣而據此遂謂其事爲實則恐不然宣宗實錄是年五月戊寅以太后寢疾權不聽政宰相帥百僚問起居已卯復問起居下遺令是日太后崩初上以憲宗遇弒頗疑后在黨中至是暴得疾崩蓋上志也甲申白敏中帥百僚請聽政不許丙戌三上表乃依六月貶王皞旬容令夫據云太后寢疾權不聽政宰臣等問起居且有遺令則固非暴崩矣其成喪也猶循一切

故事三上表始臨朝俄而遽黜其葬祔之禮實錄成於宋敏求所補蓋其云問起居罷朝乃本內起居注所書循向來故事而又采東觀奏記之語故有自相戾者宜溫公之深疑其事也但使宣宗實有見於元和之變懿安萬無可逃則其罪通天已自與憲宗絕雖聲其罪於天下以釋王皞之疑可也今旣不然猶在疑似之間也是以溫公意郭后實以疾終而宣宗積平日猜嫌又因鄭后之故遂逞忿以殺其身後之禮外人推見宣宗猜嫌之隱遂有異論斯於當日事情最爲揣摩得當觀於大中之時旣停穆宗忌日又以次誅東宮官屬罷公



卿拜謁甚至移守陵宮人於別地所以實其罪案者惟恐不至而咸通以子繼父王皞復敢瀆言之嗣君弗以爲非卒得配享焉何也得非天理人心固有不能自己於中者乎當王皞之初言也周堉歎其孤直然則公議固以懿安之事爲屈矣善乎胡身之之言曰文宗憤元和逆黨欲盡誅之終於不克以成甘露之禍使其父爲商臣則子未有不爲潘崇諱者斯言并可以釋郭后之誣而愚又以爲郭后既有鄭后之憾必有兩宮左右乘此作污衊之言前此長慶童昏父死不血宣宗志在討賊以爲是真與乎弒者豈知其實未嘗有也舊唐書全

然不致反謂宣宗事后恩禮視前代愈隆固已貿貿而新史亦復不詳其事以釋千古之疑南雷遂謂憲宗實死郭后之手弒逆大惡豈可妄以加人者未知足下以爲是否立宗之死愚舊嘗於友人問目中及之矣并附上以請益

然草論唐書宗室世系表一則東沈東甫

新唐書宗室世系表自中葉以後已無所攷卽前此者舛漏已多然唐室去今遠遺文無可覈舉所謂鑄鐵成錯莫能誰何者矣予作讀史通表嘗取萬處士斯同所改唐史諸王世表畧爲審定如道孝王元慶之下唐表



首書嗣王誘次嗣王宗正卿微誘次嗣王宗正卿鍊次  
嗣王京兆尹實按舊唐書鍊於開元二十五年封嗣道  
王廣德中官宗正卿在肅宗朝通鑑貞元十九年以嗣  
道王實爲京兆尹則德宗朝以時代言似亦尚可相接  
然草堂贈李義詩困學紀聞以義爲微之子而杜詩博  
議辨之謂微以景雲中卒去大歷五十餘年使義卽微  
所生則齒當長矣而詩中目以少年自居老夫則義乃  
鍊之子實之弟夫以義接鍊可也但義已及見草堂而  
實乃直接昌黎則義非實弟而實亦恐非鍊子也博議  
但得其一而未及唐表之有可疑耳書之以寄東甫使

附注諸本表之下

答沈東甫問李茂貞地界東

胡梅磻釋通鑑其於地理可謂精核而馮叟南耕不盡  
許近熟視之乃知其果有誤者則甚矣箋注之難也昨  
接來諭以李茂貞曾兼伊涼之地而弟所著岐國方鎮  
表中失之此殆本之梅磻注中耶通鑑乾寧二年河東  
勤王兵旣去李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爲所據以  
其將胡敬璋爲河西節度使梅磻云河西謂涼瓜沙肅  
諸州按涼瓜沙肅之爲河西舊矣然茂貞之封域不得  
至此茂貞前後所并吞其有十鎮之地初鎮鳳翔已而



兼有秦隴景福元年所稱秦帥李茂莊者也即天雄軍  
 已而克興鳳二州即感義軍又取洋州即武定軍又取  
 興元即山南東道皆在景福元年其時諸楊尚有龍劍  
 一軍領龍劍利閬四州亦歸茂貞興元楊守亮武定楊  
守忠龍劍楊守貞感  
義滿是茂貞乾寧以前所兼六鎮也乾寧四年又取邠  
 州即靜難軍光化二年又取涇州即彰義軍邠州自王  
行瑜平後  
 歸於朝廷以蕭文建領使節是年文建鎮利州而茂貞  
 以子繼微代之按利州亦茂貞地則文建已歸岐矣涇  
 州張氏世據茂貞逐張球而有又取邠州即保大軍又  
 之通鑑載不詳但見攷異中李氏乾寧三年尚有  
 取延州即寧塞軍二鎮皆屬夏州李氏乾寧三年尚有  
節使思敬思諫其後皆歸茂貞史失  
 其年大畧是茂貞乾寧以後所兼四鎮也中間又嘗據  
 在光化時

有同州而不久失之若涼瓜沙肅則中為靈夏所斷靈  
 州屬韓氏夏州屬李氏皆不在岐人管內而河西別賜  
 軍號曰歸義其時乃曹義金守之義金卒子元忠襲并  
 非靈夏所得有也梅磻之言誤矣曰然則通鑑所指河  
 西者安在曰是即指鄜延而言蓋亦渡河而西也敬璋  
 本為延州節度而茂貞弟茂勳鎮鄜州皆岐國所指之  
 河西非瓜沙也但當乾寧二年茂貞尚未有鄜延溫公  
 要其終而言之耳梅磻所注大段縝密要其綜羅既多  
 不能無失聞馮叟用功是注甚力其所討論必有以補  
 前人者而惜其不傳矣



答王十一兄敬朗論五代史天德軍建節始末帖

子

昨接來札以五代史劉守光傳有天德軍節度使宋瑤列於河東六鎮之末天德軍建節始末以及宋瑤始末俱無所見爲疑按天德軍在唐之豐州唐書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有天德軍天寶十三年置本名天安軍乾元後徙屯永濟柵故隋大同城也改名天德元和九年宰相李吉甫奏復舊城安北大都護府本治中受降城開元十二年徙治天德領縣二曰陰山曰通濟方鎮表天德軍原隸朔方大歷十四年析置

河中振武邠寧三節度使而朔方專領靈鹽夏豐四州西受降城定遠天德二軍貞元十二年朔方罷領天德及西受降城以振武之東中二受降城隸天德軍置天德軍都團練防禦使領豐惠三州三受降城胡身之曰天德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西渡河至豐州自六十里西至西受降城百八十里北至磧口三百里西北至橫塞軍二百里回鶻列傳武宗卽位盭沒斯率三部及特勒大酋詣振武降詔以天德軍爲歸義軍卽拜歸義軍使明年罷歸義軍卽方鎮表所云天德賜號節度者也此天德在武宗以前開府置鎮之可攷者也初唐人



置六胡州於靈鹽之南以降塞厥曰魯州曰麗州曰含  
州曰塞州曰伊州曰契州以接應天德而援夏州開元  
并爲宥州續通典曰宥州本漢三封縣地蓋靈鹽夏皆  
有籍於天德如此晉人起於忻代之閒世有事於天德  
沙陀列傳元和八年以回鶻過磧南詔朱邪執宜屯天  
德及國昌爲鄜延節度使以回鶻寇天德徙節振武然  
則天德罷節而後始卽以其軍屬振武此唐表之所闕  
而可以旁推而得之者也國昌拒命天德入於吐渾沙  
陀列傳國昌與黨項戰未決大同川吐渾赫連鐸襲振  
武盡得其貲械僖宗以鐸領大同節度使然則赫連蓋

已先居天德旣破國昌遂得雲州而以大同建節天德  
亦當由振武徙隸大同此亦唐表之所闕而可以旁推  
而得之者五代史唐本紀大順二年克用攻雲州圍之  
百餘日赫連鐸走吐渾天德之復歸於晉蓋在是時其  
復建節雖舊史失之然亦在大順以後可知然則晉人  
未有天德吐谷渾時足爲雁門害蓋忻代之有籍於天  
德如此若天德之陷於契丹則在莊宗時遼史太祖本  
紀神冊五年畧地天德節度使宋瑤降更其軍曰應天  
宋瑤復叛拔其城禽瑤俘其家屬徙其民於陰山南蓋  
在莊宗并梁之前三年故其後勸進表有大同振武二



使而無天德自宋以後豐州沒於夏人故其地望遂不著至明則卽所謂河套者也瑤之從李克用軍中未得齒於薛志勤康君立之餘而以大將領邊則必有可紀之功而史失之其孫偓於宋史有傳故知爲河南洛陽人瑤雖陷北然其子廷浩尚莊宗女義寧公主歷石原房三州刺史晉初爲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力戰死之故偓以父死事補殿直偓又尚漢高祖女永寧公主偓之女卽宋藝祖孝章皇后蓋五代時之世家貂蟬累葉未有如宋氏者宋史又言瑤在唐以天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唐末以三省長官加藩服者祇有梁晉岐蜀吳趙

諸王其麾下將帥之建節者止於尚書或僕射而止宋史所云或瑤之贈官而誤以爲兼者聊爲牽連記之以奉復云天德節度使合於唐節度使與吳會同封爾公答史雪汀問宋瀛國公遺事帖子許與金林來論以宋瀛國公事諸書所載多相牴牾兼之不見正史爲疑此在元史順帝本紀及虞集傳已啓其端但未詳紀通鑑續編因元史綱目又因通鑑是以其事多未悉者常熟錢尚書蒼萃諸書攷其顛末已無滲漏符臺外集宋幼主北遷時降封爲瀛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



魚... 卷四十二  
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之。大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  
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按宋恭帝以元世祖至元十三  
年丙子亡國。時方六歲。以至元十九年二月徙上都。其  
日即殺文丞相。蓋因奸民薛保住告變。謂有興復宋室  
之謀也。以二十五年十月。學佛法於吐番。時年祇十八  
耳。余應詩曰。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  
詔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  
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  
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公晨馳見帝師。大雄  
門下參禪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也。

湖山類稿瀛國公  
爲僧號木波講師庚申外史瀛國爲僧白塔寺已而奉

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嬉遊至其寺。憐國公年老  
且孤。畱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懷娠。四月十  
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  
龍文五采氣。卽物色得之。乃瀛國所居室也。因問子之  
所居。得毋有重寶乎。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  
舍下生一子。明宗大喜。因求爲子。并其母以歸。元史順  
帝本紀。母罕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爾斯蘭之裔。孫  
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爾斯蘭帥其衆來降。乃封爲郡  
王。俛領其部族。及明宗北狩。過其地。納罕祿魯氏。延祐



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此與外史言雖參錯然實相合余應詩云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喬何

新注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鎮雲南明宗不合尊之受命逃之漠北其與瀛國公締交蓋在斯時

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為嗣皇考崩

時年甫童是也元史順帝本紀當泰定帝之崩太師燕

鐵木兒與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既即位以明宗嫡

長復遣使迎立之明宗即位於和寧之北而立文宗為

皇太子及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辛丑

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於高麗使居大青島

中不與人接閱一載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沙漠之時素

謂非其已子移於廣西之靜江虞集傳文宗將立其子

阿刺忒納答刺為皇太子乃以妥懽帖睦爾太子乳母

大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駙召翰林

學士承旨阿憐貼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

書其事於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播詔書誥中外余應詩

云文宗降詔居南海是也庚申外史文宗疾大漸召皇

后及燕帖木兒曰昔者晃忽義之事為朕平生大錯悔

之無及燕帖古思雖朕子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位願

召妥懽帖木兒立之庶可見明宗於地下言訖而崩晃

忽義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而崩之地燕帖木



魚耳集卷之二 卷四十二  
兒內懼躊躇累日自念是忽父事已實造謀恐妥懽帖  
木兒至而治其罪姑祕遺詔不發因謂文宗后曰阿婆  
且權守上位妥懽帖木兒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無  
我與宗戚諸王徐議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  
爲右相宗戚諸王無敢言者逗遛至至順四年三月上  
位虛攝已久內外頗以爲言始迎明宗幼子懿璘璘只班  
登位不發詔不改年號踰月而崩廟號寧宗燕帖木兒  
復欲立燕帖古思文宗后固辭曰天位至重吾兒年少  
妥懽帖木兒在靜江可取爲帝且先帝臨崩言猶在耳  
燕帖木兒知不能已遂遣使去廣取妥懽帖木兒太子

來京行至良鄉以郊祀鹵簿禮迎之欲以此取悅太子  
之意旣而燕帖木兒驅馬竝行道上舉鞭指示太子以  
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訖無一言以答之燕帖  
木兒心疑懼畱連至六月方使登位通鑑綱目燕帖木  
兒疑太子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  
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數月至是燕帖木兒  
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於燕帖古  
思若武宗仁宗故事余應詩云五年仍歸居九重是也  
庚申外史太后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嬉戲  
至元五年乙卯臺官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乃陛下



嬪母也前嘗推陛下母墮燒羊鑪中以死父母之讐不  
共戴天乃貶太后東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番陽路  
安置尋皆遇害尚書因希旨謂文宗在日謂陛下素非  
明宗子帝大怒撤去文宗廟主并逮當時草詔者瞿宗  
吉詩話時虞集已謝病在家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  
兩馬間逮捕至大都疾之者爲作十七字詩曰自謂非  
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  
詔橐呈上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脫脫亦爲之  
言得釋然兩目山是喪明水東日記後至元二年追尊  
帝生母邁來迺爲眞裕雲徽后余應詩云壬癸枯乾丙

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

何喬新注壬癸水丙丁火元水

北遁殂於應昌倉卒取西江寺梁以俱梓宮之用梁間  
隱隱有字亟視之乃西江月一調有龍蛇跨馬亂如麻  
可汗卻在西江寺下之句  
或曰太保劉秉忠所作至今兒孫去沙磧吁嗟趙氏

何其隆惟昔祖宗受周禪仁義綽有三王風雖因浪子  
失中國世爲君長傳無窮是也其間印合之奇又有不  
可解者宋太祖以庚申卽位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  
言命宮中於四更末卽轉六更方鼓嚴鳴鐘太祖之意  
恐有不軌之徒竊發於五更之時故終宋之世宮中無  
五更而不知更之爲庚也歷眞宗天禧四年一庚神宗  
元豐三年二庚高宗紹興末年三庚寧宗慶元六年四



庚至理宗景定元年爲五庚而元世祖以是年卽位希夷所謂怕聽五更頭也越十七年遂以亡國乃從世祖至元元年歷仁宗延祐七年又得庚申則六庚也而庚申君適以是生竝見開中今古錄及甘露園短書非所謂莫之爲而爲者乎又陶弘景胡笳曲有負辰飛天歷終是甲辰君之句元文宗生年甲辰紀年天歷當時以爲受命之符乃元讖亦有曰大元之後有庚申彭瑋以爲甲辰君者元之所以亡也庚申君者宋之所以復也符臺集又載永樂中常侍太宗觀歷代帝王遺像至宋太祖以下太宗笑曰雖都是胡羊鼻其氣象清癯若太醫然至元列帝

曰都吃綿羊肉者及順帝曰惟此何爲類太醫也忠徹俯首不能對退問同里黃潤玉得之因歎不得以此對爲恨是其賦形之異又有冥合非異事乎楊維禎曰宋太祖之德至矣肇造帝業不傳諸子而傳諸弟太宗負約金人之禍舉族北遷而太祖之末孫復紹大統有江南者百餘年爲元所滅而瀛國公陰篡元緒世爲漠北主天之報太祖一何厚也庚申君以洪武元年北遁而其次年卽得太行隱士權衡所著外史是其事在元人皆知之而明寧王奉太祖詔纂序博論直云瀛國外婦之子綿延宋末六更之讖正與國史所書相爲證助錢



謙益謂元史潦草卒業原屬未成之書然則庚申軼事直元史一定案不得以呂羸牛馬之疑等諸曖昧也

其六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一帖子

交聘表中其於使事但書其人而已若以三朝北盟會編諸書畧取其節目之有關係者補入之則旁行之譜較不寂莫當日班荆燕賓之館簿錄不少今脫落十九良可惜也茲偶翻石湖詩集又得一可疑者石湖輓太上皇帝詩有曰寇降千狻猊胡拜兩單于元注遺詔之下淮北父老涕泣曰太上皇真主也實受北人兩朝之拜謂亶亮二酋皆嘗在聘使中是在交聘表中不載或

據宋史名氏呻吟

其兒德心我太祖

其兒德心我太祖

其兒德心我太祖

其兒德心我太祖

其兒德心我太祖

其兒德心我太祖

其兒德心我太祖

其兒德心我太祖

其兒德心我太祖

其兒德心我太祖

其兒德心我太祖

其兒德心我太祖

尚有說乃宋史本紀亦無之愚初以石湖身事兩朝又嘗奉使命而北其言應有據依豈知其皆荒唐之語也攷北使至南大率降人如施宜生王全之輩雖卿輔重臣亦未有以使遠出者至以宗室行貶加不繫見況熙宗本太祖冢孫早居儲副之地固斷無奉使之理而宋史自高宗卽位累使如金未嘗報聘紹興三年冬粘沒喝始遣李永壽王翊來欲畫江以益劉豫次年卽有南牧之師又一年而世宗殂熙宗繼統則亶未嘗在聘使中之證也海陵在熙宗之世已爲三省尊寵長官迨其篡位之後讀柳屯田望海潮詞遂慕臨安繁盛始密遣







平園集言虛中忠謀義槩謂當享平國君之封而天不相之乃從庾珉王雋於地下又言蘓屬國看羊海上假雁足帛書得歸虛中真有此書而不得遂頗疑其於二史無徵乃博攷建炎雜記三朝北盟會編金國南遷錄及北窗炙輠諸書則虛中欲以皇統六年熙宗郊祀之日結死士挾淵聖以歸時金人方德秦檜誓書中有不輕易宰相之語而檜亦發虛中事以報之虛中知事洩卽以所部先發不克遂死卽中州集所云謀以兵仗南奔者也李大諒征蒙記言虛中連結內外官守七十餘員爲萬戶司寇惟可所告然則虛中雖失身異域而報

國之誠炳炳如丹其不惜屈身以圖成事志固可悲而功亦垂就當與姜伯約同科史臣盡掩不書可謂冤矣愚讀虛中初見畱時所作長句三首情詞悲壯悽惻蓋三致意於西河之館北海之羊而極之以裂背穿胸要之以一死其後金人遣之南歸虛中以奉命祈請而來二帝不還虛中不可獨返遂翻然有聖德神功碑之作虛中之才固自謂其足以辦完顏君臣於股掌也及金人爲請家屬則虛中密令王倫奏請弗發而秦檜使私人程邁促發之虛中子師援力乞畱不得是其父子之情亦可原矣前此呂頤浩之請督師亦以虛中密奏也



魚尾書集文系 卷四十一 三  
迨陰謀不發於和龍而蠟丸反告於江左虞淵之日終  
沈不返一門并命雖復賜廟易名命官賜姓欲以遙慰  
孤魂其亦何益之有雖然吾嘗三復虛中之事亦非盡  
奸臣之過也史言韋太后之歸也淵聖臥車前泣曰歸  
語九哥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太后許之既  
至臨安始知朝議遂不敢復述淵聖車前之語蓋自苗  
劉之亂軍士妄以淵聖爲言高宗始恐淵聖之歸或有  
搖動人心之患故王敬所以爲秦氏但以淵聖脅高宗  
而和議定非過論也虛中死又越六年始遣丞伋請之  
海陵亦云不知歸時作何頓放伋遂唯唯而退不復再

曲一筆一記心  
沈補

請是淵聖之終於北高宗志也彼一德格天者其亦逆  
探吾君之隱而有所恃而爲之又藉此以固北方之能  
使無復梗和議以爲吾患者然則虛中區區之忱雖謂  
之不知幾焉可也史又言金人既廢劉豫將立淵聖於  
南京會以和成而止而鄂武穆王嘗奏稱金人將遣淵  
聖小皇子來統河南之地當時中原之民延頸以望故  
國金人豈不知之而肯挈其地以然既死之灰者蓋故  
爲是言以脅臨安使之急於和耳古之君子不置身不  
測之地以覬非望之功以虛中之苦衷而生爲洪皓朱  
弁所鄙死與王倫同傳一擲不中瓦裂而無以自白可



爲流涕。士談乃武烈之裔，亦虛中同謀也。宋金二史荒陋已甚，如虛中之被卹，在紹興末，出於太學生程宏圖之疏，史亦無之。足下能爲一洗其沈屈，則舊史之功臣矣。虛中子師援仕宋，官顯謨閣待制，而朱子謂其入金嘗帥河南，故虛中欲倚以成事。此於他書無可證，伏希并留意攷之。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四帖子

第三帖子  
已入內集

于侍郎齊乘，其中多不可信者。所言濟南府雖山有劉豫墓，中生蝎子，足下欲引入豫傳作注，是妄語也。僕前過雒山時，亦嘗訪神鱸之故址，以求白龍之遺髯，或稍

補曹王別集之舊聞，使得與梟鳴龍嘯諸事相爲疏證，而茫然莫得意，謂陵谷變遷，故不可問。及取劉氏事跡，與楊堯弼所作豫傳皆無此語，乃以史諦攷之，始覺其誣。方宋之以豫守濟南也，是時山東羣盜蠡起，豫欲易江南一郡，政府持之不與，忿忿而去。其冬遂殺守將關勝，降於撻懶。蓋建炎之二年也。金人移豫知東平，盡統河南陝西之地，而畱其子麟守濟南。踰二年，金始冊豫爲帝，定都大名，尋以東平爲東京，徙之，而升濟南爲興平軍，麟以節使兼判府。則天會之八年，豫旣建元阜昌，都汴，麟亦入相，罷節。豫以其弟復知府事，踰年失國，徙



臨潢麟復出鎮興平改上京路轉運使是則劉氏父子兄弟居齊之始末也然則麟嘗再蒞濟南首尾歷有年所而豫之在官數月而已安得有墓在雒山也其徙臨潢以後卽欲歸骨阜城恐亦不可得況遠至歷下乎且豫以不愛濟南故降金寧復有賞於雒山之秋色而視爲桐鄉也倘謂是麟之墓而訛爲豫則麟之卒官亦在上京總之於雒山非菟裘也蠢茲蛙聲豈能附蠱尾以延其毒乎殆亦因野人田父所傳而筆諸簡者齊州山明水秀之區蓮湖十里曾爲松壽所污寧堪使雒山之靈并受此殺癘之屈也聊書之以供一笑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五帖子

昨讀所注河渠志引齊乘以大清河爲古濟水小清河爲劉豫所導此在近人皆沿其說然嘗聞之閩徵君百詩則非也以水經注元和郡國志太平寰宇記攷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河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也大清河所經惟自歷城以上至東阿爲古濟水道而自歷城東北行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漯水所行也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行也蓋唐宋時大河行漯川其後大清兼行河漯而小清則斷爲濟水



故道齊乘之言蓋攷之不審也今一統志以大清河之上流為古濟水是已而謂小清河即古灤水此似不安於齊乘之失而小變之然亦非也自漢至唐祇稱濟水杜氏通典始有清河之名南渡後始分大小清河而灤水之名與濟水竝見於左傳今小清河之道屬濟水故道非灤水也

蔣本無今小清河以下三句註云以下關

移明史館帖子一

橫雲山人撰明藝文志稿專收有明一代之書其簡淨似為可喜然古人於藝文一門必綜彙歷代所有不以重複繁冗為嫌者蓋古今四部之存亡所由見焉班氏

於春秋諸傳以騶氏之無師夾氏之無書尚登諸冊惑古學之失傳也師曠六篇顯然為後人因託不敢輕去闕所疑也是以王子邕家語之非舊本師古必注之漢志之下而歐公謂水經作於郭璞正不嫌與隋志異同漢志所有至隋而佚其半隋志所有至唐而佚其半其卷數或校前志而少則書之闕可知或校前志而多即未必偽要其書之攙改失真可知漢以七畧為本隋以七志七錄唐以開元書目宋以崇文中興兩書目天下圖書至繁豈無逸出於山林草澤之間而必以內府所藏核之防作偽也世道降而人心壞雖在翰墨俱思舞



詐以聳一時漢之百兩尚書宋之三墳在前代已不少而明尤甚前輩議明文淵閣書目不詳撰人姓氏不詳卷帙其爲荒畧固無可辭然正嘉之間有僞作正始石經者託言中祕所得而不知其爲書目之所無其妄立見則雖荒畧亦自可寶矣卽如崔氏十六國春秋晁公武所未見馬氏通攷已去其目而有明中葉綴集成書出於秀水項氏斯亦不可不詳者也常熟錢尚書言內府尚有吳謝承後漢書其友曾齋雲及見之後爲德清方少師取去斯言吾未之敢信而閻徵君言曾見之於太原爲明永樂閒刻本信或有之必僞書也蕭山毛檢討所引經典釋文皆稱舊本又不知其爲誰氏之藏也姚江黃徵君有宋薛居正五代史不戒於火近人有詭言其書尚在者及詳詰之則窮矣年運而往贗本乘之徵文不足徵獻不足後輩之無識者必相驚以爲是羽陵西陽中物也下走於此有憂患焉而不自知其爲杞人之固故竊謂前史之例有未合者此也況藝文自宋以後俱無恙也劉宋符瑞等篇遠溯於周漢楊隋食貨諸作旁及於梁陳古人宏雅不羣之林大都以述舊聞補逸事爲尚今姑弗及於唐宋以前而卽以完顏蒙古兩朝其登天祿入石渠者不知幾何棄而不錄得毋爲



諸史家所笑也。然攷明史藝文原志出自黃徵君俞邵  
雖變舊史之例而於遼金元諸卷帙猶仿宋隋二志之  
例附書於後南宋書籍之未登於史者亦備列焉橫雲  
又從而去之而益簡矣今文淵閣前後所修書目具在  
所當疏通證明匡謬補遺之處此固秉史筆者之事秣  
陵焦氏之書原爲國史起見然其序謂以大內之書歸  
之四部而實則與三館之目全不相符又其舛戾極多  
不可用也其文淵閣之所無而見於各家書目者附錄  
於後此在前史諸志固有成例如漢唐二志凡爲內府  
所本有而不可以登於正史或本無而增入者一一注

明於下以志慎也倘如橫雲山人所作則此等義例一  
切滅裂殆盡矣班氏而後言藝文者莫善於隋歐公唐  
志亦佳紊亂而無章者無若宋也軼唐宋而侷漢隋是  
在史局諸公爲之

移明史館帖子二

藝文不當專收本代之書幸不以愚言爲妄然卽以本  
代之書言之亦大費攷證也新唐書藝文志凡前代所  
已有不復措一辭者以漢隋兩家在耳其於三唐圖籍  
必畧及其大意而官書更備凡撰述覆審刪正之人皆  
詳載焉是故於永徽禮則著許敬宗李義府擅去國恤



之謬以欺大臣不學無術爲典禮無徵之自於開元禮則載張說不敢輕改禮記之議以嘉其存古之功於則天實錄具書爲劉知幾吳兢所重修而知直筆之所由存於六典據實言李林甫所上而知會要以爲張九齡者蓋惡小人之名而去之是皆有係於一代之事而不徒以該洽爲博至於別集之下雖以明經及第幕府微僚旁及通人德士皆爲詳其邑里紀其行事使後世讀是書者得有所據以補列傳之所不備而丹陽十八詩人連名載於包融之末擬之附傳其中載邱爲之居喪可以見當時牧守惠養老臣之禮滕珣之乞休可以見

當時職官給券還鄉之禮典則遺文藉此不墜斯豈僅書印而已者有明一代藝文極繁然太祖實錄已爲楊士奇芟改失實至纂修書傳會選諸臣姓名因其中有殉讓帝難者盡削去之則文籍之不足憑如此馮涿州再相奮筆改熹廟實錄而劉若愚酌中志或去其黑頭爰立伎倆一卷以爲之諱則篇第之不足憑如此是皆本志所當嚴覈者也先儒之著不備見竊鈔舊書以爲大全通鑑未有成編遽就所見以續綱目畧舉其意以見一時儒臣之概可也蒙存淺達實爲講章濫觴非經解也小山天臺諸集兼及經藝又非復文鑑所錄之舊



體也是又風會之變不可不加別白者也或疑如此或過於繁不知但準唐志之例固非若馬氏通攷之盈篇接幅也或又疑草野孤行之本未可登於正史然觀唐志則熊執易之化統西川帥武元衡欲寫進而不果者亦在焉以是知覈之而無僞者皆不妨於著錄也特是采摭既多宜防疏漏如漢志莊愨竒嚴助之駁文然則旁搜博采而又弗令遺誤以資後人之譏彈則庶幾乎其可矣

移明史館帖子三

史之有表歷代不必相沿要隨其時之所有而作如東漢之宦者侯表唐之方鎮年表遼之外戚世表此皆歷代所無而本史必不可少者也祇屬國表則世多以爲契丹起幽雲之地統領諸藩故特詳其撰述似爲歷代所無庸而不知古今皆應有之蓋屬國之爲中國重甚矣其興廢傳襲瑣屑之跡雖有列傳可攷而眉目非表不著又其中有交推而旁見者尤必於表觀之請以往事爲準漢武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於是乎有夜郎昆明之師其後三十六國旣附漢北遂以衰弱然至新莽之世匈奴中振西域復阻班定遠之得成功者再植兩單于之亂不能與漢爭西顧也豈知西域定而東



魚北西集卷之二  
胡熾烏丸鮮卑遂至虎視袁曹之間舉足左右中原倚  
爲輕重是故匈奴內徙鮮卑北據兩者皆爲六朝之累  
唐之軍威所以能及百濟渤海而遙者以突厥旣滅也  
開元之末吐蕃回紇盛於西北蒙詔盛於西南安朱之  
亂頗仗西北兩番同仇之力然自是遂爲國患鳳翔涇  
原之師防秋無一歲寧南詔雖時拒命不甚爲中土憂  
乃大中以還河湟反爲職方所有而卒之構兵以釀龐  
黃之禍亡唐室者反在蒙詔夫立乎百世之下執遺文  
墜簡以觀往事蛛絲馬綫正於原委勢錯之中求其要  
領然苟得一表以標舉之則展卷歷歷在目矣有明一

代初則王保保未靖頻勞出塞之師其後榆木川之喪  
土木之狩陽和之困九重旰食不一而足而朝鮮之易  
姓交趾之頻失倭人之內犯是皆東南大案所當特書  
者也滇粵亡而投緬甸閩甌失而竄東寧以視夫延禧  
之餘歷大石之殘疆約畧相同而日本乞師安南假道  
其與求援高麗通使回鶻之舉又無不酷肖者斯皆當  
依遼表之例爲之附錄其他荒遠諸國則自三保太監  
下西洋以後多有至者不過書其貢獻之期而亦原不  
必詳也且夫有明疆場其旣得而復棄者朵顏之三衛  
也有自棄以貽患者受降城之遺址也有暫開而復廢



者東江之四島也廟算邊防俱得括之於表夫豈徒夸王會之浮文哉遼金三史世人多置之自鄙以下無譏之列豈知其中體例固自有可采者乃在耳而棄且豈不惜夫

移明史館帖子四

遼史於屬國之外又有部族一表諸國所以識其大者諸部所以識其小者大小雖有不同然但取其有關於一代之故則某所謂隨其時之所有而作之者也西南黎犴狝獠獐獠之種大昆小叟隨地險爲都聚蓋亦四裔之未成國者然而南中諸郡拒命則諸葛不敢北征

山越爲梗孫吳爲之盱食洗夫人累世立保障之功而彭士然亦仗節於十國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攷之前史多附八四裔傳中蓋以其類相從有明循蒙古之制置宣慰安撫招討長官四司其始皆隸驗封以布政使領之其後半領武選以都指揮使主之蓋取文武相維之意三百年來史冊所書洞主酋長之事頗與諸國相等始於麓川之役而漸且相踵而起甚至於勤樞輔戍撫鎮瞰省會震動半壁八百老撾朝貢竟絕播州水西謹而克之以是知三宣六慰撫馭之難也迨至國命寄於蝸角魯陽之戈更能幾時黔國世鎮之亡也以定洲



之亂也。緬甸援師之絕也。以孟定之攜也。有明末造宗祀之殲。未嘗不于土司有累焉。其中勤王殉節如秦良玉龍在田輩亦多有之。皆前史所希聞也。秀水朱竹垞檢討以其事之關於明者繁。乃請別作土司傳。不復附之外國之末。謂其雖非純屬。然已就羈縻。乃引而近之也。土官蠻觸之爭。大抵起於世襲。或有司失所以治之。遂成禍端。而前史謂蜀中土司有事多主勦黔中土司。有事多主撫封疆之議。多右蜀廟堂之議。多右黔。是又關其域內軍力之強弱。一時財賦之豐歉。而出之者推之西南諸省。可概見矣。愚故欲仿遼史部族之例。別爲

立表取前人所著西南土司簿錄諸種。以爲稿本。亦有始末簡畧。但須具之於表。不必傳者。兼足爲全史去蕪文之一節。觀唐書於羈縻諸州。以其頻經喪亂。雖不能詳。亦附之地志。則顛末完具者。其立表寧過焉。

### 移明史館帖子五

宋史分道學於儒林。臨川禮部若士非之。國朝修明史。黃徵君梨洲移書史局。復申其說。而朱檢討竹垞因合并之。可謂不易之論。惟是隱逸一傳。歷代未有能言其失者。少讀世說。所載向長禽慶之語。愛其高潔。以爲是冥飛之孤鳳也。及攷其軼事。則皆不仕新



室而逃者然後知其所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蓋皆有  
所託以長往而非遺世者流也范史不知其旨遂與逢  
萌俱歸逸民於是後之作史者凡遇陶潛周續之宗炳  
之徒皆依其例不知其判然兩途也向使諸君子遭逢  
盛世固不甘以土室繩牀終老而滄海揚塵新王改步  
獨以麻衣苴履章皇草澤之間則西臺之血何必不與  
萋弘同碧晞髮白石之吟何必不與采薇同哀使必以  
一死一生遂岐其久而二之是論世者之無見也且士  
之報國原自各有分限未嘗概以一死期之東澗湯氏  
謂淵明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  
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祚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  
寄情於首山易水之間可以深悲其遇斯真善言淵明  
之心者倘謂非殺身不可以言忠則是伯夷商容亦尚  
有慙德也蓋不知其人當聽其言抗節不仕之徒雖其  
憂讒畏譏嗾嗾不敢自盡而鬱結淒楚之思有不能自  
已者至若一邱一壑寄託於壘之上九其神本怡助其  
辭自囑也是不過山澤之臞而豈可同年而語哉唐書  
入甄濟司空圖於卓行蓋以宋景文之有學尚泥舊例  
如此夫譙玄李業之歸於獨行亦范史之謬後世不必  
以爲準也卓行之傳非不佳而二公非元德秀陽城之



伍、儼人固各有其倫矣。惟宋史忠義傳序有云：世變淪胥，晦迹冥遁，能以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以類附從。斯真發前人未發之蒙，然而列傳十卷，仍祇及死綏仗節諸君，未嘗載謝翱、鄭思肖隻字。如靖康時之褚承亮，誓不仕金，而祇列之隱逸，則又何也？夫惟歐公以死節死事立傳，則不能及生者；若概以忠義之例言之，則凡不仕二姓者皆其人也。前輩萬季野處士嘗輯宋季忠義錄，附入遺民四卷，論者躓之，因念其與朝應運，堯社爲墟，而一二吞聲喪職之徒，紀甲子哭庚申，表獨行吟老婦如汪、馮、徐、枋輩，不可謂陽春之松

柏，無預於歲寒也。幸生不諱之時，闡潛表微於今，爲盛而使苦心亮節，不得表見於班管，甚者如劉遺民、孫邵，竟爲史臣之所遺，是後死者之媿也。博討於忠義卓行，隱逸之科，而歸之於至，是願進不佞而教之，幸甚幸甚。

移明史館帖子六

忠義列傳宜列抗節不仕者，於後愚固已言之矣。茲偶與客語靈壽傅氏明書，謂其中尙有一例可采者，從斷代爲史以來，無以因國死事之臣入易姓之史者，有之。自晉書之嵇康始，深寧以爲中散義不仕晉，甘以身殉。今史晉書有其傳，是中散之恥也。斯言足以扶宇宙之



元氣作宋史者有見於此乃援歐公五代史唐大臣之傳之例而反用之作周三臣傳一卷於末以明瞠眼諸公之節是蓋歐揭之徒巧於位置故其傳立而不能以深寧之論加之元史於殉難臣僚業已專傳哀然可無原父第二等文字之誚而其仗節於順帝遜位之後尙有多人史稟成於洪武之初多失不錄如擴廓不當與張李同傳陳友定不當與張陳同傳是猶其顯焉者至伯顏子中之拒命則太祖所欲致之而不得者也戴良之被囚則太祖所欲奪之而不能者也蔡子英之遜荒則太祖所欲留之而不敢強者也王冕以兵死永福山

餓死餓死

道士以刎死葉蘭以不受薦死原吉製擴銘以待盡餓厓書李黼榜進士以志懷李一初序青陽集恨不得効一障之用而丁鶴年宣光綸旅之望至死不哀進張亡後張憲變姓名備於僧寺要之皆非明臣也太祖當干戈草昧之際卽能以扶持名義爲念觀其于擴廓守節歎賞不置以爲天下奇男子大哉王言所以培一代忠臣義士之澤而不轉盼而有壬午之家難諸臣之駢首者甘心於十族之逮瓜蔓之鈔以至甲申失守殘山剩水奉四藩而不替皆此一語啟之然則附元遺臣傳於明史亦太祖之所許也傅氏之書謝劣不爲著述家所



稱其補元臣亦未備要其所見則佳耳不爲善賊終視  
於一統志局中見廣東通志草本其移廣東志局論佟督不當立傳帖甲申大卒

於一統志局中見廣東通志草本其  
國朝大吏首列佟督養甲以爲死事不知所據者何書  
養甲乃降明而死雖其出於迫脅非本心然大節已塗  
地列之死事得無有媿當大兵之下嶺也養甲以重  
臣視師而使降將李成棟先驅摧鋒拓地皆出成棟養  
甲拱手受成而已及奏功而養甲爲制府成棟仍以總  
兵加都督戎服入見始用公禮成棟性快故所取印信  
不下五十而獨匿總制印不以與養甲其時廣東尙未

靖殘明舊臣四起陳閣部子壯張尚書家玉陳給事邦  
彥以及霍師連韓如璜之徒更進迭退成棟猶爲養甲  
盡力而所望殊遷終不得乃密與布政使袁彭年謀反  
會贛州以被圍告急養甲令成棟援之撥餉八萬彭年  
故言額匱遷延不發成棟招花山羣盜大至廣州郭門  
晝閉成棟紿養甲曰贛州且暮亡而吾土寇深如此五  
嶺其可保耶彼聲言復故國耳曷若權宜許之徐治軍  
爲勦寇計養甲故庸人兵柄皆掌於成棟雖心知不可  
然無如之何而羣盜受指縱火焚野呼聲震天地養甲  
不得已出示安民但書甲子榜旣下成棟宣言曰制府



降矣卽用所藏總制印奉永歷湖上表南寧養甲倉皇  
遜位南寧加成棟大將軍惠國公養甲兵部尚書襄平  
伯以百官遷肇慶養甲亦遂受職此其降之顛末也先  
是陳閣部子壯之死養甲寸磔之投其骨於四郊論者  
謂子壯先朝大臣起兵亦各爲其主養甲殺之足矣乃  
以極刑未足至無完骸則過於忍至是子壯贈太師爵  
馬侯諡文忠卽遣養甲爲諭祭使養甲媿欲死遣臣又  
時時辱之乃密遣人北行通表欲自歸爲邏者所得遣  
祭興陵卽桂端王墓也成棟之子元胤以兵禽之江中  
磔之此其不自安於降而死之顛末也夫以封疆大臣  
智不足以燭奸才不足以應變節又不足以臨危覲顏  
而受襄平之封以至首鼠不終而死則何益矣以愚平  
日所聞如此謹質之局中諸公如其不妄伏望芟蕪

謝山生平最喜談以末 周而扶事今謂最有  
閩信者辨郭成功死於魯王之前及養甲

事也







書之不當以特筆進退其閒倘必以後統前則次第之閒或以君而蓋於其臣父而蓋於其子祖而蓋於其孫兄而蓋於其弟是非悖典庸禮之旨也又況所標於上者已是新主之年所列於下者尚屬前世之事於名於實均似有所不合及見朱子綱目凡例有曰如漢建安二十五年十月魏始稱帝改元黃初而通鑑是年之首卽爲魏黃初又章武二年五月後主卽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是年之首卽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於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始知前人已先我言者但綱目雖多所改正而於中歲改元無關事

義者仍依通鑑之舊鄙見以爲一書當有定例今或以前爲主或以後爲主似乎紊亂故於古今通史年表概以前統後而分注其後來之年號於下固與溫公大左然不敢以大儒之書苟附和也春秋定公以六月卽位而正月卽已紀元則以昭公在去年已逝預紀無所戾非後世之比也先生以爲可否

新舊五代史本末寄趙谷林

梁唐晉漢周之書薛居正所纂者當時謂之新編五代史見於宋太祖本紀歐陽充公書出則謂薛本爲五代史而歐公爲新五代史見於洪景盧馬端臨所稱近讀



永樂大典則凡其引用五代史者皆歐公本而引薛本者曰新修五代史蓋沿最初之名也薛本在

國初黎洲先生尚有之仁和吳志伊檢討著十國春秋會借之而未得南雷一水一火之後遺籍不存百一子

從其後人求之不可得矣近有摺撫冊府元龜資治通鑑中語成一編託言南雷故物是麻沙坊市書賈之習

氣也因吾友趙五谷林來問書其本末以貽之  
答史雪汀問十六國春秋書

來問崔鴻十六國春秋一書此今間所無者前年曾從徐思沐家借看一過係明萬歷閒刊本然竝非崔氏舊

薛史於開四庫  
飯時即偽借者  
固於永樂大典校  
身成書奉  
旨與史至列史  
恆殿本則多州  
改書以旁時此  
若皆原本校入  
列

璧請得以原委言之當十六國時偽史最多其著者有

若和苞漢趙記田融石趙記并鄴都記杜輔前燕記董

統後燕書申秀燕史高閭燕志封愨燕書范亨燕書崔

暹燕紀王景暉南燕錄張謐前燕錄常璩蜀李書索綏

涼春秋劉慶涼記張諮涼記索暉涼書劉昉涼書裴景

仁前秦記姚和都後秦記段龜龍西涼記高謙之北涼

書宗欽西秦記韓顯宗北燕記崔氏盡取而裁定之勒

為百卷外別有年表一卷序例一卷在後魏永安中頒

行而諸史竝繼北史鴻本傳曰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

如太祖元興二年姚興改號弘始而鴻以為在元年太



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而鴻又以為在元年太  
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為在元年如此之類  
多係不攷北魏書同司馬溫公通鑑蒼萃諸書其記南北朝  
事除晉宋諸正史外以崔氏十六國春秋蕭氏三十國  
春秋為多但晁說之述溫公語謂當日所見疑非原本  
而鄱陽馬氏通攷經籍攷中不列是書則在宋時已鮮  
傳者乃有明中葉以來居然有雕本百卷行世一二好  
學者以其久沒不見視為拱璧若以愚觀之則直近人  
撮拾成書駕託崔氏并非宋時所有也宋龔穎運歷圖  
載前涼張寔改元永安張茂改元永元張重華改元永

樂張祚改元和平張天錫改元太清張大豫改元鳳皇  
謂出鴻書晁公武曰晉史張軌世襲涼州但稱愍帝建  
興正朔其間惟張祚篡竊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  
年祚誅後復奉穆帝升平之朔不知穎何所據或云出  
崔氏書崔書久不傳於世莫能攷也愚以今本對之並  
無此事溫公通鑑攷異引鴻年表則當是時年表必尚  
未失而今本並無有又本傳稱鴻書皆有贊序評論在  
通鑑亦多引之今本但取通鑑所引附注傳尾尚得謂  
非贗本耶孔毅甫謂從古史法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  
人傳晉書王隱諫祖約奕棋一節兩傳俱出為文煩複



是乃史法紊亂之濫觴若在崔氏今本有同一事而三四見者況其列傳大都寥寥數行不載生卒不敘職官東塗西抹痕迹宛然是不辨而自見者古今無此史例也然且僖父不學所有坊間漢魏叢書再取今本芟之百不存一則即係崔氏舊本經此刊除已不足觀況其為偽書乎從古有好著偽書人物如葛稚川西京雜記柳子厚龍城錄都屬後人假託然究之遇有目者必不可掩可謂徒費心力率勒不既

答臨川先生問湯氏宋史帖子

明季重修宋史者三家臨川湯禮部若士祥符王侍郎

損仲崑山顧樞部寧人也臨川宋史手自丹黃塗乙尚未脫橐長興潘侍郎昭度撫贛得之延諸名人足成其書東鄉艾千子晉江曾弗人新建徐巨源皆預焉網羅宋代野史至十餘麓功既不就其後攜歸吳興則是書不特閣下西江之文獻也亦於吾鄉有臭味焉是時祥符所修亦歸昭度然兩家皆多排纂之功而臨川為佳其書自本紀志表皆有更定而列傳體例之最善者如合道學於儒林黎洲先生論明史不歸嘉定誤國諸臣當分立道學傳本此於姦佞列濮秀榮三嗣王獨為一卷以別羣宗宋史不為榮王傳皆屬百世不易之論至五閏禪代遺臣之碌碌者多



芟建炎以後名臣多補庶幾宋史之善本焉甲申以後石門呂及甫壻於潘氏是書遂歸及甫姚江黃梨洲徵君以講學往來浙西及甫請徵君為之卒業徵君欣然許之及甫因取其中所改歷志請正并約盡出其十餘籠之野史成言未果及甫下世其從子無黨攜入京師將即據其草木開雕無黨又逝新城王尚書阮亭僅得鈔其目錄故嘗謂是書若經黃徵君之手則可以竟成一代之史即得無黨刊其草本則流傳亦易而無如天皆有以敗之花山馬氏者無黨姻家故是書旋歸花山未幾時花山之書散佚四出海寧沈氏得之歲在卯辰

此書未見他書提及及食金氏石公者有後人云也

之閒某在杭聞沈氏以是書求售於仁和趙上舍谷林亟往閱其大概力勸收之而不果壬子之冬晤沈氏諸郎於京師叩以是書存亡則言已歸太倉金氏矣然是書累易其主所存僅本紀列傳而其十餘籠之野史則不知流落何所可為長歎息者是書在吳下多誤以為祥符之本以昔所聞則自石門而花山者確然係臨川底橐黃徵君之言可按也某少讀宋史歎其自建炎南遷荒謬滿紙欲得臨川書以為藍本或更為拾遺補闕於其閒荏苒風塵此志未遂今倘得遣人向太倉求鈔副本則尤斯文之幸也寧人改修宋史聞其草本已



有九十餘冊乃其晚年之作身後歸徐尚書健菴今亦不可問矣著書難傳之尤難言之曷禁惘然

答趙徵君谷林問南宋雷樞密遺事帖子

宋史不為雷樞密孝友立傳宰輔表亦失其罷官之時其立朝事跡無可攷但據諸列傳中載其在嘉定初歷詆開禧用兵諸臣雖水心先生亦所不免水心於用兵力辭草詔而孝友尚抨彈及之則頗疑其阿附史相以排正人也及觀木筆雜鈔言陳自強本太學服膺齋生既當國孝友方為學官乃立魁輔碑以頌之自強敗孝友欲磨去之以泯其迹而諸生不從一日諸生赴試孝

友急遣人搥落焉嘉定更化孝友乃反攻他人以表其不黨於韓然則孝友之蒼黃反覆亦甚矣然愚讀朱子文集言黨錮之禍則謂孝友能辭官而去因舉以誚他人之戀位者是孝友固清流也黨錮之籍本未嘗及孝友而潔身不緇大有類皇甫規之自免然其後又何所見而出乎孝友之由韓而史不足怪其由趙而韓為可惜也嗚呼古今人物之一失足而不可挽以至於無所不為者類如斯也豈獨孝友也哉攷之江西瑞州府志孝友由南劍教授遷國子學錄累官至祭酒故得立碑磨礪一出其手而自強罷相孝友旋自中丞遷給事拜



參政矣。蓋其附韓在祭酒時，附史在中丞時，官愈顯則中愈熱也。其最初辭官是學錄任中，爾時富貴之望尚未濃耳。通志謂孝友在光宗時已官祭酒，則又非也。孝友罷樞使，以大觀文知福州，亦無所見。其贈官太師，其謚文簡，嘗攷南渡之師儒，莫有聲於芮祭酒，莫醜於雷祭酒。宋史俱不能詳其事，以爲後世勸懲，不知其所排纂者爲何事也。

答臨川先生論慶元黨籍鄭湜帖

昨歲荷賜問，以慶元黨籍之第七人鄭湜。宋史無傳，令愚攷其顛末，行篋中無多書，祇得覓福建通志合之舊

史旁參以朱子語錄得其大概。志云湜字溥之。

一字閏補之

縣人也。乾道中成進士。光宗時官祕書郎，所陳皆讜論。慶元初以起居郎權直學士院。趙忠定公罷相，湜草制有持危定傾，任忠竭節語。韓侂胄以其爲褒詞，大怒，出知本州。後爲刑部侍郎，隸名黨籍，卒。謚文肅。按李柝嘗問朱子曰：博之草趙丞相罷相詞固佳，以某觀之，若當時不作便乞出，尤爲奇特。朱子以爲不必如此，但後來旣遷之後便出，亦自善。溥之卻不肯出，所以可疑。若不作而遽出，亦無此例。柝曰：如富鄭公繳遂國夫人之封，以前亦曾有此。朱子笑而不答。然則溥之草制之後當



遷一官其後始被外轉耳溥之又有與朱子論戢盜法亦載語錄宋史寧宗本紀紹熙五年七月遣鄭湜至金告禪位金史交聘表明昌五年閏十月宋翰林學士鄭湜來攷之宋制翰林學士承旨之下爲翰林學士學士之下爲直學士院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爲之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溥之本直院使金時暫假學士銜以行耳若陸文安公之卒溥之祭文以江淮總領署銜然則以祕書出爲總領以總領入爲直院也忠定罷相在慶元元年三月次年卽有僞學之禁溥之既斥知外郡何以得遽入爲侍郎既召用何以又遭禁錮

愚意或卽草制時所遷之官而後人誤記之者溥之於黨籍列在高等其生平歷官之詳必尚有見於他書宋史自荒陋耳尚容陸續攷索奉正函丈不備

答陳時夏先生論鄂忠武王從祀帖

賜讀鄂忠武王從祀說攷據精博無以復過兼之位置井井次第閒無一參差想見先生惓惓忠烈遺事雖千百年前人無不留意假得位秩宗太常閒必能爲聖朝釐正祀典夙夜寅清以奉三皇中丞

天子表章禮樂之旨憶愚少時亦曾以各史所書鄂王事奇零未盡欲取新舊宋史兩編及南宋諸稗乘合之



金陀粹編攷索一過奄忽一紀逡巡未踐今於先生說中得見崖畧可謂幸甚其中尚有剩見欲與先生討論者資治通鑑續編命大理卿周三畏中丞何鑄先勘飛事尋命万俟卨等治之則三畏亦不附和咸陽者雖諸稗史所稱挂冠入丹霞山不返以及剪頭仙人諸紀或未可信但要屬薛仁輔李若璞一流不得因辨誣錄中所遺而竟去之惟何鑄舊屬賊檜鷹犬縱有後功不補前過若三畏則非其倫似當於薛仁輔下次設大理卿周三畏之位道園集有題鄂武穆王墨蹟出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武穆紹興元年所署盤言

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據此則文林亦王幕屬文山邵菴以忠孝文學大儒當皆不妄似當於於鵬孫革下次設幕屬湯文林之位金陀粹編又有南劍布衣范澄之上皇帝書其書亦慨摯但不紀其與劉允升事先後何若且上書後處分亦無可攷此屬編中疏漏但以布衣仗義伏闈自足千古抑或卽西湖志餘所稱百二十人衆名總不可問要須大書以表之似當於劉允升下次設南劍布衣范澄之之位至於大宗正士儂以帝胄之尊藩封之重肯以百口相保幽死於閩與公不朽亦復



何辭但恐天潢宗子不當居兩廡之列得毋鄂王神爽  
或亦有不安者愚意謂當於別殿中另奉太宗正安齊  
王趙士儂并太傅樞密使斬王韓世忠兩主斬王當鄂  
王冤死時獨攬檜怒面斥廷爭原應首居俎豆但為王  
前輩勳高望重垂世者不僅在此況亦萬無配食之理  
莫如與宗正竝祀之別殿中未解先生以為何如若銀  
瓶小姐附享祠祀已非一日但此是一大疑案來集之  
樵書曰孝宗時訪求岳氏子孫襁褓以上皆官之女少  
者候嫁則官其夫武穆有女安娘女夫高祚補承信郎  
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三娘候出嫁日各補其夫進武校

銀瓶事誠未  
可任此之達  
於後集也  
則元未已疑信未  
已見於手報識  
亦在於後前

尉竝載金陀粹編則銀瓶殉孝寧不經御旨追贈且岳  
珂為武穆孫而編中曾不及之夫歷代以來既有舉  
之誰敢廢焉然其疑有不可不存也今於寢宮既欲以  
東廂列五子而孫珂附之西廂列五婦而銀瓶附之則  
安娘之明見譜系顯膺恩命者其不得不附又可知也  
他如門左欲設園卒張寶之位則此見傳奇妄語恐不  
足信況是編全據史傳即稗官亦未敢輕錄何問傳奇  
某頓首奉復不既

奉浙東孫觀察論南宋六陵遺事帖子

昨謁幕府蒙以南宋六陵遺事下問卒卒未竟其語冬



青之舉爲世人所豔稱然祇唐玉潛林白石耳同時預其事者雖不能一一著姓氏如王修竹鄭宗仁鑿鑿可攷謝臯父則陰移冥轉其閒草窗紀陵使羅誥事雖與諸公不相謀要亦先後奔走是役者也獨厓山志所云余則亮尚當闕之以俟攷明初旣返穆陵遺骼建雙義祠於鄉大夫祠之左以祀唐林已而移之陵右凡有事於六陵卽并及之夫其祠之是也而惜其於同義諸公有未盡者某嘗走攢宮山下摩挲宋學士碑文所有享殿周垣雖已摧殘殆盡尚有約畧可尋之跡而徧問樵夫牧豎獨失祠址所在爲之茫然當時江南舊臣官上都者不少曾不能出一言以保橋山弓劍至使楊髡縱其滔天之惡玉匣珠襦狼籍殆盡諸君子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爲故君護龍髓恒星晝隕七度山南踰垣折足幾陷虎口百世而下卽分麥飯一盂以酬明德其亦誰忍替之乃更有大不平者楊髡西番謬種原屬豺虎不食之餘而同惡泰寧寺僧則攢宮首禍所啓也茲者西冷道上雖至五尺之童爭毀楊髡遺蹟鑿飛來峯之塔折六一泉之像甚者貽禍地藏波累天女而泰寧殿宇近在陵寢之側巋然獨存佛燈魚鼓不隨麟辟邪石馬竝泯茂陵秋風猶餘磨劍之聿豈特冬青靈鳥將其



杜鵑泣血山鬼有知亦應髮指夫祠祭載在有司今唐  
林祠宇鞠為茂草則興廢舉墜是明使君之所以修典  
禮也逆僧故址犁其地而瀦之抑亦厲風教之一端也  
合當日扶義之羣使其食於一堂正明使君之所以表  
幽潛也滄桑岸谷又歷數百祀而遙四山風雨之地一  
望蒼茫然而向蘭亭以嗚咽索真帖於誰家諸君子之  
魂魄猶在此閒其奈何過而莫之問也敢以告之執事  
幸勿以其迂而棄之

再奉觀察孫公帖

某前此致帖幕府欲毀攢宮山之泰寧寺聞者笑之以

為是殆丁零盜蘇武牛羊使曹公按其事也不知其所  
以當毀者不僅以其當日預於楊髡之惡而已蓋所謂  
泰寧寺者何地乎乃即永茂陵之故址也方寧宗之崩  
也吏部侍郎楊華奏曰泰寧寺山岡偉特五峯在前直  
以上皇青山之雄上皇村名翼以紫金白鹿之秀以此知先  
帝弓劍之藏當在於此詔遷其寺而以其基定卜仁烈  
皇后楊氏祔是泰寧寺所以改為永茂陵也至元二十  
二年楊髡言會稽有泰寧寺宋以之建攢宮錢唐有龍  
華寺宋以之建郊壇皆係勝地宜復為寺以為皇上東  
宮祈壽時攢宮已改為寺并勅毀郊壇是永茂陵所以



復爲泰寧寺也。嗟乎，吾聞攢宮之建，趙清獻公陸楚公二家先塋皆包入焉。朝廷許其歲時墓祭，通道如故。天子錫類之仁，且然而寺僧之悖，一至於此。然愚竊怪明洪武閒之遣官審視也，浙江行省繪圖以進，僅孝理二陵尚有殿垣，其餘祇存封樹。於是置守衛之戶，嚴芻蕘之禁，而寧宗北域早已犁平，安得尚有封樹之可言。禁山之中，居然有侵龍穴以爲道場者，是有司特以漫言奉行，未嘗確爲清覈也。正統弘治兩朝亦嘗再行檢勘，欲復民間所占，豈知是寺本屬諸陵之一，非隙地所可比，而反縱而不治，其爲樵牧孰有過於此者。方今雖再

屬易代之餘，然故國之陵寢皆爲令甲所加意，明使君誠以此論有司，使其清而出之，則有功於金粟之堆，豈淺鮮乎。嗚呼，一坏未築，雙匣親傳，當時義士之力不能勝逆僧，而今何有矣。愚意以爲當盡毀寺室，大題曰宋永茂陵故址，而爲周垣以藩之。至若冬青古樹，開花無日，近已梵宇雜糅，湮沒莫可蹤跡。若以整緝攢宮餘力，并及天章，是乃白衣之靈所深望於後世之志士者，敢復爲執事瀆言之。

知軍符史雪汀問六陵遺事書宮殿風雷長公賦會稽縣攢宮山舊名寶山紹興元年哲宗昭慈皇后崩



遺詔殮以常服不得用金玉寶具權宜就近吉地攢殮  
候軍事寧息歸葬園陵所製梓宮取周吾身勿拘舊制  
以爲他日遷奉之便朝議欲加陵寢名號曾紆奏曰帝  
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歸中原卽耐合矣宜以攢宮爲  
名從之攢宮之名自此始是年徽宗顯肅皇后鄭氏崩  
於漠北五年徽宗亦崩七年何薜還始聞訃音先上陵  
名曰永固九年高宗懿節皇后邢氏崩於漠北十二年  
金人以三梓宮來還其時選人楊偉貽書執政乞奏聞  
命大臣取神櫬之最下者斷而視之旣而禮官請用安  
陵故事梓宮入境卽承之以櫬仍納袞冕翬衣於櫬中

不改殮詔可是年合攢徽宗鄭后於昭慈太后攢宮西  
北改陵名曰永祐攢邗后於昭慈之西二十九年高宗  
母顯仁皇后韋氏崩攢永祐陵西三十一年淵聖皇帝  
訃聞遙上陵名曰永獻乾道中朝廷遣使求陵寢地而  
不言及欽宗梓宮金人自葬之鞏縣欽宗后朱氏從北  
狩不知崩所及歲月高宗陵名永思慈烈皇后吳氏祔  
孝宗攢永思陵西成肅皇后謝氏祔名永阜光宗陵名  
永崇寧宗陵名永茂仁烈皇后楊氏祔其孝宗成穆皇  
后郭氏成恭皇后夏氏光宗慈懿皇后李氏寧宗恭淑  
皇后韓氏以攢宮在山陵之前神靈旣安並不遷祔理



仰 溪 亭 集 卷 之 一

宗陵名永穆度宗陵名永紹此六陵大畧也元世祖至

元十四年續綱目在十五年謝臯羽詩知君種年星在

若十五年乃巳卯元年又別以為申他如唐王潛詩

謂失之年羊之月係甲戌六月林霽山詩謂羊之年馬

之月則癸未五月孔希魯述霽山詩又以為丙之年子

善所則丙子十一月唐林皆身為其事者而相參錯希

史亦濂所總裁而所書番僧楊璉真勒為江南總統與

丞相桑哥表裏為姦會稽有天長寺故宋魏憲靖王墳

院也有閩僧聞號西山者媚髡遂獻其寺因發魏王冢

得金玉甚多以此啓發陵之意剡僧澤號雲夢者贊之

而前此永茂陵本秦寧寺故基楊髡先令寺僧宗愷宗

允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呈告於官旋嗾妖僧

嗣占妙高上言南宋諸陵當毀桑哥從中可之十五年

大興人夫并番僧及諸凶隸發掘時有中使羅銑者守

陵不去與之竭力爭執為僧澤痛箠之且脅之以刃銑

大哭而去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嗣啓高宗孝

宗光宗既孟韋吳謝諸后攢宮所取寶玩無算徽宗陵

得玉走馬烏玉筆箱銅掠撥繡管高宗陵得真珠戲馬

鞍光宗陵得交加白齒梳香骨案理宗陵得伏虎枕穿

雲琴金貓睛為徽龍肝石為軫又綠玉磬一枚係楊太

真物度宗陵得五色籐絲盤映魚黃瓊扇柄其餘金珠

吉奇亭集小編 卷四十三 七



萬計為屍氣所蝕如銅鐵然或有棄之不收者理宗藏中尤多開棺之際有白氣亘天蓋寶燄也惟徽宗棺中無尸僅朽木一段而已蓋和議成時金人祇以空櫬給

宋而道君梓宮在五國城者自若雲谷臥餘錄全遼志皆云五國城頭有徽

宗墓癸辛雜志作徽欽二陵徽宗止一朽木欽宗止一燈檠野獲編謂欽宗遺柩未還安得燈檠黃耒史以為高宗后邢氏理宗之尸如生其下皆藉以錦錦之下

承以竹絲細篋或攫取之擲地鏗然有聲則金絲所成

也有告以含珠乃夜明者遂倒懸其尸林閒瀝取水銀

若此者三日遂失其首蓋西番之俗以為帝王髑髏可

以厭勝致富因盜去是夜西山有哭聲凡諸番所發園

陵與大臣墓通一百有一所他攘盜詐掠諸贓其十一

萬六千三百錠占田三萬三千畝他物稱是其時有故

宋將作監主監王英孫者字才翁別號修竹會稽人也

富而好客諸遺民如吏部架閣平陽林德揚國子學正

平陽鄭樸翁布衣山陰唐珏並集其家相與合謀乃具

酒醴市羊豕邀里中少年享之酒酣告之以事皆曰諾

一少年曰事發柰何珏曰今四野多暴骨可竄而易也

乃造為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

之德陽作丐者裝背竹籬手竹夾遇物即投籬中先鑄

小銀牌百十在腰閒遇番僧之隸即賄之遂得高孝兩



陵骨樸翁等或謬爲采藥者負草囊入陵上見有棄草  
莽閒者輒拾焉或乘夜潛入山取野閒骨相易旣恐事  
覺至有踰垣折足者遂盡得諸陵骨時或傳理宗顛骨  
爲北兵投湖水中購漁人網之竟不能得厓山志以此爲俞則亮事  
踰七日諸僧下令哀陵骨雜諸牛馬骼築鎮南塔於臨  
安舊內以爲厭勝杭人悲感不能仰視時羅銑方懼害  
亡匿民間聞諸陵盡發乃具衣冠求遺蛻無所得得孝  
宗頂骨小片及諸后骨之未收者大化之諸遺民則潛  
瘞所拾於蘭亭山南天章寺前每一陵爲一穴上植冬  
青樹六本以識至元二十八年諸僧事覺詔遣脫脫塔

喇海忽辛三人追究僧官江南總統楊璉真珈盜用官  
物尋宣諭江淮民恃總統力不輸田租者依例征輸臺  
省諸臣請治楊璉真柳擅發陵寢之罪明正典刑有旨  
貸死僅給還人口田地之爲僧踞者明太祖洪武二年  
上與學士危素論史素因具道發陵顛末暨楊璉真柳  
截理宗顛骨爲飲器後事敗入官以賜西番僧之爲帝  
師者上悽然曰南宋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讐旣  
乘其弱取之何乃縱奸人肆酷如此卽日御札丞相宣  
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彝移北平大都督府及  
守臣吳勉訪飲器所在西僧汝訥監藏深惠奉詔獻至



詔付應天府官夏守忠是年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  
次年浙江行省以宋諸陵圖進命禮部尚書崔亮復瘞  
諸舊穴九年詔浙江守臣令諸陵五百步之內禁人樵  
采置守陵戶二人每三年一傳制遣道士齋香帛致祭  
登極則遣官祭告理宗頂骨有碑亭亭側有義士祠方  
諸僧發掘時澤以足蹴理宗首以示無懼隨得足疾不  
數年潰爛死聞既得志復倚楊髡勢豪奪人田產爲鄉  
夫二十人伺道閒屠鬻立盡愷亦以他事受杖凡得金  
玉之家非死卽病鮮幸免者而唐珏無子於己卯上元  
夜夢黃袍人引一兒與之後生子珙卒爲名儒嗚呼北

宋諸陵始爲金人所啓而其後劉豫遂置河南淘沙官  
遍取山陵中物

詳見劉豫事跡

南渡後足以監矣猶且窮奢極

巧以貽身後之禍可謂不智雖然豫本草竊之徒卽前  
代如漢之赤眉唐之溫韜竝係盜賊元世祖以混一天  
下之主其臣如廉希憲伯顏等布列滿朝而使妖僧得  
以恣所欲爲天地爲之震動日月爲之晦蝕固宜其國  
祚之不永也謹備述其事以復座右外有攷異數條附  
呈不既

與史雪汀論行朝錄書

明末紀述自甲申以後螢光燭火其時著述者捉影捕



是法中既有  
行朝錄法則  
此亦可存

風為失益多兼之各家秉筆不無所左右祖雖正人君子或亦有不免者後學讀之如焚絲之不可理夏彝仲幸存錄出黃黎洲著汰存錄以訂之以彝仲身仕歷朝耳聞目見寧有謬妄而不免餘論史事之難一至於此乃黎洲所著行朝錄則亦頗有遺錯請得援汰存例畧加攷索方以智從亡梧江會晉大學士銜乃丁亥年事是年從梧江遷武岡以智扈從不及八天雷蕪然未嘗為僧為僧乃庚寅冬兩粵再破時今錄云丁亥三月方以智棄妻子入山為僧誤也是年劉承胤以武岡北附桂藩踉蹌疾馳遇雨宮眷衣食俱乏絕古坭口總兵侯

性遠來迎駕供給勅辦一切三宮服御及宮人衣被皆備三宮德之遂口授商邱伯是後侯性遂無所見未聞有進封事今錄云商邱伯侯性入衛晉祥符侯誤也明行朝歷與

國朝新歷晦朔閏餘大有不同

國朝於辛卯二月置閏而明歷於庚寅閏十一月大學士瞿式耜以十一月初六日被執以閏十一月十七日正命今錄云被執明日遇害戊子四月丙寅朔其閏月乙未朔今錄云四月乙未朔誤也湖州諸生潘駿觀以己丑春入覲行朝詔授兵部主事庚寅冬以陳邦傳之



難死於扈駕錄云戊子潘駿觀為兵部主事誤也何吾  
騶以已丑三月始至詔令入閣未久即去去後黃士俊  
始至與嚴起恆共事庚寅蹕遷梧州始以老乞休而去  
錄云已丑正月二十八日起舊輔黃士俊何吾騶入直  
誤也焦璉駐平樂在兩粵武臣中最為恭順與陳邦傳  
不睦卒為邦傳所誘取其首降孔有德今錄申所及璉  
語似全與跋扈者等而於死節則不書嚴起恆力阻孫  
可望秦封其後可望挾駕南寧有張護衛者上起恆船  
問王封畢竟是秦是他起恆曰將軍遠來迎駕其功甚  
巨若問此事是挾封也張奮拳亂毆之起恆赴水死一

夕虎負其屍出水今錄中無一語凡如此等尚屬崖畧  
不能盡舉行朝錄其十餘種其最疏畧者滇黔紀年當  
以所知錄也是錄諸書對之餘不既

答陸聚緱編修論三藩紀事帖子

三藩紀事本末盡屬不經之語其中人地之譌時日之  
舛不能更僕數也適見執事所輯江西通志閒或引之  
故昨曾微及其說而辱賜下問以其詳未盡謹批一冊  
奉到函丈其中謬之大者莫如監國魯王死於鄭氏一  
案鄭氏之不奉魯王也以隆武頒詔之際也故當時自  
丁亥至辛卯海上原有二朔成功在金門援天復天祐

延平石為勝  
國之遺民死於  
魯王之前而彼  
賊殺魯王之名  
孫山依之辨其  
有功於延平天



按皇周元年  
成功の子寅月  
辛卯... 乙未年  
九月十七日崩也  
石也

例仍稱隆武三年而奉淮王為監國其所頒曰東武四  
先歷錢忠介公在長垣則頒魯二年歷己丑粵中使至  
成功奉朔淮王去監國號舟山仍奉魯辛卯以後魯王  
盡失其地壬辰次中左所尋次金門癸巳亦去監國號  
通表滇中於是海上之歷始合已而舟山舊臣日益消  
落魯王竟依鄭氏為寄公丁酉次南澳己亥陳光祿士  
京卒遣人祭之蓋成功雖不奉王而其致餽仍以宗藩  
之禮未嘗相陵辛丑成功入臺灣壬寅緬甸赴至成功  
亦卒海上遺臣復奉王監國然成功子經亦不奉王徒  
然而已甲辰王薨是不特成功無背逆事即其子亦無

之特相傳其致餽少衰於父而紀事謂魯王在南澳成  
功沈之海中不亦謬歟蓋嘗聞蒼水督師自己亥喪師  
孤軍懸海外成功既遠引莫與同仇自度不能有濟祇  
以魯王尚在未敢遽散軍故是年王薨即八山此先大  
父兄弟所藏蒼水手札至今猶存墓志中未及表章此  
一節然則蒼水固與王存亡者也冰槎集中祭王文明  
有十九年旌節之語則謂其凶終者果何據也黎洲先  
生謂鄭氏謂吾君之子在其家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  
於天下是王薨而其子猶依鄭氏也成功父子固為周  
室之頑民然其不負故國之誠則有可原者無故而加



以成虐宗藩之惡則郵書所以害舊史者其冤不少故別具顛末以告之執事其餘大略見冊中矣

與趙谷林辨嘯臺集中紀蒼水事迹書

吳農祥嘯臺集其文散漫尤長固不足言而所紀明季

事尤失實如謂劉閣部中藻與李尚書向中揮戈海上

瞿臨桂死黔中陳大樽之殉節隆武贈官

大樽死於丁亥隆武亡於

丙章格菴為閣部

章官少宰

信口妄言欺世人之不知愚不

能屈指數也請但以張侍郎一傳言之其曰監國賜公

進士出身授兵曹按公釋褐官檢討掌制誥事兼行人

使閩非部郎也其曰改兵科監張名振軍出松江颶風

覆舟六日錢唐失守扈監國出舟山依名振名振死公

領其衆舟山破扈監國至廈門按公由檢討擢僉都非

兵科錢唐破監國至舟山黃斌卿拒不納監國入閩至

長垣而公始監名振軍出松江斌卿敗監國始入舟山

舟山破名振尚未死農祥所言無一不錯其曰是時隆

武亡鄭成功聞監國至而喜來受約束迎公廈門按監

國再由舟山入閩成功起兵已六年謂隆武至是始亡

異矣成功以隆武與監國不相能始終不奉監國謂受

約束異矣公與成功雖往還而未嘗合軍謂迎入廈門

異矣其曰巳亥之役琉球日本師皆會按周鶴芝嘗使



日本乞師不得，阮美又嘗乞師，俱在舟山未破之先。成功未嘗乞師也。其時成功全軍而出，公以所部別為一營，無外番之師也。其曰河北圻南響應，輦下議遷都，以避則野人之言矣。公師欲下九江，以取楚聲息，何能達近輔。龔曹魏畏關公之語，不知公之散軍脫歸，九死一生，情無本朝威德之盛也。其曰公之散軍脫歸，九死一生，情無記錄之者，然則農祥并公北征錄亦未見，而妄為公傳，無惑乎其妄言也。至謂公屯田林門島中被執，則不知公被執時已散兵，謂公子死白下，則不知其在京口。總之無一語足據者，郢書燕說，混淆信史，吾不知其何意，其言無足采也。

與紹守杜君札

執事軫念明故，殉難諸家後人，每歲予以賚卹，且使著為故事，甚厚。所惜討論有未精者，丙戌畫江之役，雖建國於越，而越人首事者，義興從亡，格菴行遜，其死者祇余尚書一人耳。故昔人謂尚書不死，則越且大喪氣。而甲申之倪施周三君子，乙酉之劉祁三君子，亦尚賴尚書為之後勁，不知執事何以獨於尚書之後，不一及之，而反及於王侍郎遂東，是一大錯也。遂東本官監司，丙



戊始以詹事貳禮部。大兵渡江遂東，已病避兵秦望山丙舍中，始寧倪無功謂其本有意於筐篋之迎，以病不克，是雖不敢以此玷之，而要之未嘗死，則審矣。蓋遂東之死，在丙戊之杪秋，其去尚書投水時，且十旬。蕭山徐涵之言，其生辰適在亡國之後，其家尚為開筵稱慶，君子誚之，是則衆論所在，不可掩也。明亡野史最多，其中真偽雜出，多不足據。然未有言遂東之殉國者，惟婁江人楊陸榮所著三藩本末內言，遂東以絕粒而死。陸榮狂且也，其書誕謬不足信。世亦未有信其書者，而姚江邵念魯忽信之，據以立傳，是必王氏子孫以此郢書

欺執事而執事偶未之察也。甲申之變，句容孔閣學貞運亦適死於其際，梁谿鄒漪亦附會以為盡節，而今孔氏後人不敢訛也。則以舊史之所關者重也。乃若尚書大節固不必言，卽以其居鄉而論，亦甚有功于溝洫，如重築三江閘，廣麻谿壩，左右劉忠正公築茅山閘，越人皆能言之。孫叔芍陂遺愛猶存，亦非遂東之放浪湖山者比也。愚畧具始末，陳之執事，願更詢越之介衆而審正之也。

東萬丈孺廬問徐巨源事實書

昨趨侍高齋，欲以新建巨源徵士之死為問，而座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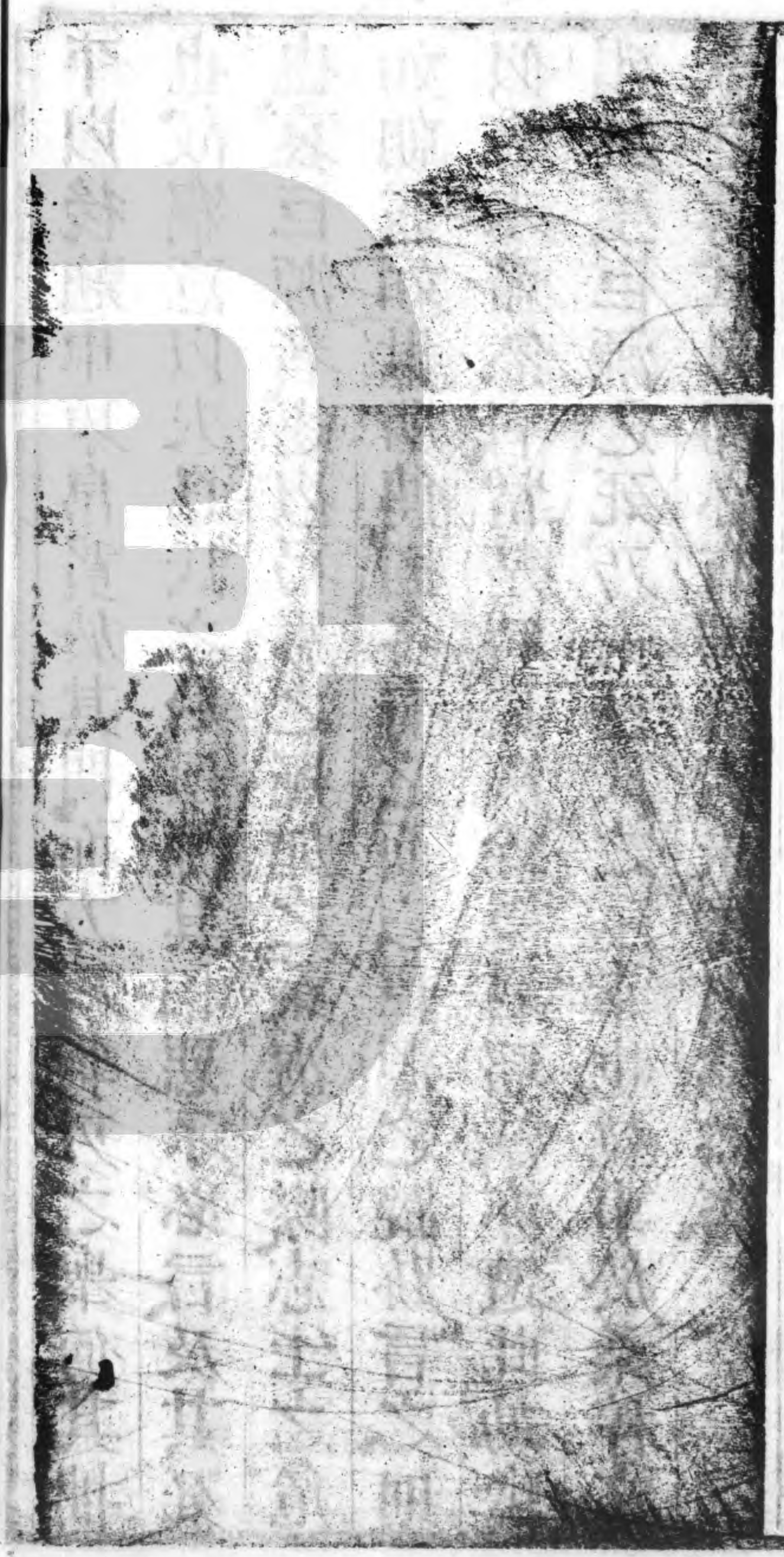
客不及言巨源之死世多言其通家一先達素為巨源所薄夜遣人刺殺之其實非劫幣賊也敬亭沈高士耕巖之孫樛崖述其先世之言亦以為然然愚竊有疑者使巨源死於同里之怨家不應牧齋諫中竟不為微及之況以所聞於夫已氏之為人雖有媿於不事二姓之言而尚非顯然滅裂行檢者是時江西雲擾前有楊萬之師後有金玉之難巨源以前代貴公子嶄嶄持風節足側焦原手搏彫虎其瀕死者數矣其懂而免於死者非巨源計之所及也使夫已氏欲殺巨源即稍一舉手閒當已無可漏之網顧乃計不出此遲之又久直至承

傳者或疑其家  
老也者或疑其  
死地或謂其死  
此說存考考或  
謝山云不審也

平以後翹車束帛貫於其門而方為剗刃之舉何其拙也故竊意以夫已氏之於巨源其相惡不必言及其死也哀巨源者遂以弓影之疑加之桑海之際志士之危如朝露如世所傳固多有之而以巨源之蹤跡言之則似有未盡然者當是時長洲徐隱君昭法亦遭此劫幾殞其生巨源之死乃夫已氏之不幸也執事於桑梓文獻之傳其見聞必有獨覈者未審以為然否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三終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四

鄞 全祖望 紹衣

簡帖

奉臨川先生帖子一

讀閣下朱陸諸編攷古最核持辨最長在不知者或疑其過於申陸而知者以為未嘗有損於尊朱也愚竑會同朱陸之說今世皆以為發源於東山趙氏然不自東山始也袁清容云陸子與朱子生同時仕同朝其辨爭者朋友麗澤之益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說深文巧闢淳祐中番陽湯中民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



其清公漢益闡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是會同朱陸之最先者一也清容又云廣信龔君寔松發憤爲朱陸異同舉要於四書集陸子及其學者所講授俾來者有攷是元人之會同朱陸者然亦在東山之前二湯爲淳祐閒巨子使其書存必有可觀龔氏之書不知何等今皆無矣雖然四百年來爭此案者更勝迭負愚以爲皆非知道者也清容嘗云朱子門人當寶慶紹定閒不敢以師之所傳爲別錄以黃公勉齋在也勉齋旣歿夸多務廣語錄語類爭出而二家之矛盾始大行清容生平不甚知學顧斯言不特可以定朱子門人之案并可以

定陸子門人之案朱子之門人孰如勉齋顧門戶異同從不出勉齋之口抑且當勉齋之存使人不敢競門戶則必欲排陸以申朱者非真有得於朱可知推此以觀陸子之門人亦然舒公廣平之在陸氏猶朱子之有勉齋也聞人有詆朱子者廣平輒戒以不可輕議則必欲排朱以申陸者非真有得於陸可知夫聖學莫重於躬行而立言究不免於有偏朱陸之學皆躬行之學也其立言之偏後人采其醇而畧其疵斯真能會同朱陸者也若徒拘文牽義嘵嘵然逞其輪攻墨守之長是代爲朱陸充詞命之使卽令一屈一伸於躬行乎何預雖然



原諸人之意欲爲朱陸紹真傳也。不知使勉齋廣平而在將厭惡之不暇。必不引而進之。其學之列則亦徒自苦矣。明儒申東山之緒者。其推篁墩。而又有督學金溪王奠弘齋著陸子心學錄。在嘉靖初年。閣下之鄉老也。又有侍郎李堂堇山四明人也。陸子粹言則出自臨海王敬所之手。是亦所當著錄者也。

蒙示陸子學譜。其中搜羅潛逸。較姚江黃徵君學案數倍過之。後世追原道脈者。可以無憾。陸子之教。大行於浙河以東。顧一時稱祭酒者。必首四明四先生。慈湖之

祭徐文忠公誼也。自言其見陸子。實因文忠之力。水心作文忠墓志。言公以悟爲宗。懸解朗徹。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示修證。所緣至於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此文忠有合於陸學之實錄。而宋史畧而不書。今得閣下表而出之。善已。然文忠之爲陸學固也。其竟爲陸氏弟子。則書傳未有明文。東發黃氏目鈔。謂文忠見陸子。天地之性。人爲貴論。因令慈湖師陸子。與慈湖祭文合。然則文忠未嘗師陸子矣。而年譜有文忠侍學之語。恐未可據。古人師弟之間。相從不苟。故有展轉私淑。而不害其爲弟



子者如胡文定公之於大小程子乃私淑之楊謝諸公之學又李文惠公之於朱子是也有及相隨從討論而不得置之弟子者如譙定之於程門又陳止齋入太學所得於東萊南軒爲多然兩先生皆莫能以止齋爲及門是也閣下於徐文忠公而下牽連書蔡文懿公幼學呂太府祖儉項龍圖安世戴文端公溪皆爲陸子弟子則愚不能無疑焉浙學於南宋爲極盛然自東萊卒後則大愚守其兄之學爲一家葉蔡宗止齋以紹薛鄭之學爲一家遂與同甫之學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陸而自爲門庭者故大愚與朱子書且有江西學術全無

根柢之言而朱子非之蔡行之曾見陸子有問答見年譜然行之爲鄭監嶽壻少卽從監嶽之兄敷文講學而上齋乃敷文高弟故行之復從止齋今觀行之所著書大率在古人經制治術講求終其身固未嘗名他師也肖望亦爲其鄉里之學項平甫來往於朱陸之間然未嘗偏有所師要未有確然從陸子者倘以陸子集中嘗有切磋鏃厲之語遂謂楊袁之徒侶焉則譜系紊而宗傳混適所以爲陸學之累也愚竊悚然懼之至若羅文恭公點劉少保伯正李參政性傳楊漕使楫俱以集中偶有過從而遽爲著錄并列文恭之子爲再傳之徒愚



皆未敢以為然蓋此乃作者亭淵源錄者之失凡係朱子同時講學之人行輩稍次輒稱為弟子其意欲以夸其門牆之盛而不知此諸儒所不受亦朱子所不敢居也前日於講席中數及南軒弟子至趙方閣下以為趙方未必可指為受業某今日之言亦即閣下之意也伏惟閣下之書將以行絕學而徵微言其所係非小願得獻其芹曝之愚而不以為妄否乎豐宅之名有俊鄞人清敏公稷之裔有贖孤女事見趙葵行營雜錄鄭溥之即鄭湜閩人慶元黨籍之魁諸葛誠之名于能會稽人陳蕃叟即陳武乃止齋從弟亦黨籍中人也其顛末有別紙詳之而俱非陸子之徒餘者未能盡知容續攷得再奉函丈不備

奉臨川先生帖子三

昨竊讀陸子學譜其於劉通判淳叟遺事尚似有未備者撫州府志言淳叟以隆興通判卒官而或傳其晚年嘗為僧觀陸子與止齋書言其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不起可哀此即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某近抵城闔見其臥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振拔之不謂遂成長往然則府志卒官之說似諱其事而為之辭者不然何以有歸病城闔之語也朱子亦謂淳



魚... 卷四十四  
五  
叟不意變常至此某向往奏事時來相見極口說陸子靜之學大謬某因詰之云若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何得如此說他此亦見他質薄然其初間深信之畢竟自家不知人然則淳叟先已叛陸子之學後乃歸佛乘耳攷淳叟年十七卽爲陸子弟子始師庸齋繼師復齋其於槐堂講席之誼最深故朱子責之以薄也朱子又言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話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某斥之曰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作怪愚嘗謂陸子之教學者諄諄以親師取友爲事且令人從事於九容而弟子輩多

反之雖以高足若傅子淵俱有未免斯所以累與朱子相左要不可謂非弟子之失傳也陸子嘗論門下之士以爲淳叟知過最早今觀草廬所作井齋叢集序稱淳叟天資超特人物偉然而深悲其早達不得久於親師有微詞焉則其叛教亦早也淳叟之判陸興事蹟不著而朱子論治三吏事云淳叟太掀揭故生事是卽陸子所云淳叟事殊駭聽以爲後生容氣者也淳叟與陳教授正已爲莫逆交正已初學於陸子已而學於同甫已而又學於東萊最後亦與淳叟同學佛然朱子謂當淳叟用功時過於正已故及其狼狽也甚於正已則以淳



叟直為僧而正已不過學其學也淳叟初為誠齋所薦得預於六十人之列稱其立朝敢言風節固非苟然孰意其末造之遷喬入谷一至於此是又與石應之曹立之諸君之以意見不同而更學於他人者不可同年而語竊謂本傳似不應畧此一節也

讀陸子學譜至趙與憲袁詔傳心有疑焉四先生之講學吾甬勾東無不從之游者故其中不無非種之苗慈湖弟子則有史丞相彌遠及與憲絜齋弟子則有袁參政詔即史嵩之亦嘗與和仲講學閣下學譜於史氏二

相不錄而趙袁則哀然大書但與憲少年慈湖所以許可者甚備觀其因求師之故自若雲遷居從學是慕道誠勇矣自其尹臨安以後則大改素行而本傳紀之不詳蓋宋史自嘉定以後凡蠹國諸臣之傳皆缺畧不備顧與憲本末在全史中猶可參攷而見當史嵩之起復舉朝攻之是年正月侍御史劉漢弼卒四月右丞相杜範卒六月右史徐元杰卒物論沸騰直學士院程公許請究其事不報與憲奏乞置獄天府帝從之公許繳奏言與憲乃嵩之死黨乞改送大理寺命臺臣董之乃詔殿中侍御史鄭案改治而案亦史黨事竟不白嵩之終



喪正言李昂英殿中侍御史章玟監察御史黃師雍復連疏攻之而昂英痛劾與憲至於牽裾極言師雍又以葉闡乃與憲腹心與徐霖繼言之於是昂英玟去國鄭案引周坦葉大有陳垓入臺盡擠師雍等是嵩之實爲黨魁而與憲又附嵩之之魁不特吳正肅公論沈炎爲與憲爪牙腹心甘爲搏擊已也本傳言其所至急於財利幾於聚斂之臣閣下疑其事無所徵按淳祐六年正月置國用所以與憲爲提領官九年九月詔與憲提領戶部財用置新倉積貯百二十萬石淳祐倉許辟官四人十一月詔與憲提領國用以資政殿學士領浙西安

撫使已而歷守紹興平江建康三府皆兼發運屯田等使開慶元年二月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兼知鎮江又帶總領財賦之任與憲之以計臣自見又何所疑其後嵩之死灰已燼賈似道日張與憲復黨沈炎以斥吳潛遂釀似道滔天之禍斯雖欲爲之辭而不能者也其一時所相與協德者鄭案周坦陳垓沈炎之倫莫非宵人則與憲之生平可知矣吾鄉自元延祐至正以至明成化舊志并滎陽南山文獻諸錄皆不爲與憲作傳至嘉靖志始有之時則其裔孫有爲達官者故也與憲元籍青田永樂處州府志有與憲傳亦言其善理財以佐國



用而又言其尹京善發擿有趙廣漢之風愚謂宋季之  
臨安亦豈可以廣漢之治治之者不過借此以恣其聚  
歛之威而已至袁韶本傳不詳其過而卷末總論以爲  
時相私人其見於諸家奏疏者皆指以爲彌遠之黨似  
皆不當爲之諱者也且大儒之門下不必竟無不肖前  
之則有朱子之傅伯壽又前之則有楊文靖公之陸棠  
又前之則有程子之邢恕與其進不與其退斯亦聖賢  
之所無如何也閣下以其爲慈湖之徒而爲之辭可以  
無庸矣宋史於陸子之學推尊未嘗不至四先生後如  
融堂蒙齋輩皆追溯其淵源而稱美之豈獨於與憲韶  
而周內焉況與憲韶乃吾四明先正寧敢故爲深刻之  
論然公議不可泯也與憲之謚見於本紀故傳畧之亦  
非宋史之闕文也

奉臨川先生帖子五

荷來諭以愚前所攷大愚呂氏官明州歲月誤會宋史  
之文因謂本傳止稱監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  
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特詔改一年爲限終更  
赴銓改調夔州是大愚始終未赴明也卽朱徽公與滕  
德粹書特以其有監倉之命故并及之愚重加攷索竊  
以爲不然深寧王氏作四明七觀載大愚爲司倉去倉



中淫祠是顯然有宦蹟可稽及攷大愚東王季和詩云  
晁景迂大觀庚寅冬為四明船場後七十有餘年某適  
以倉氏之職至此閒而王兄季和亦來作景迂官相與  
訪問舊蹟尚猶可攷偶成數語東季和并呈叔晦其詩  
有日鄞江舊有船司空小江晚望江之東竭來海頭四  
閱月塵埃滿袖生穠穉是大愚初至明之作其時慈湖  
方參佐浙西帥幕廣平教授徽州絜齋以德粹同年進  
士尉江陰獨叔晦以國正家居故往還者不及三君其  
遊候濤山記曰壬寅之冬逐祿海東距海六十里友人  
潘端叔主定海簿相約偕遊未果今年夏四月端叔因

謝子暢自臨安至會於太白鄮山之閒刻日康炳道兄

弟會於王季和家

炳道名文虎弟蔚道  
名文豹皆東萊弟子

李叔潤方居敬

史丞相之幼子開叔楊希度偕行舒元英亦與其徒諸

葛生來東萊卒於辛丑大愚以壬寅冬之官正合期喪

服滿之期元英則廣平弟也其題慈溪龍虎軒詩云年

來世路轉蹉跎正太中庸論愈多出本無心歸亦好何

須胸次自干戈似屬大愚將去明之作然則本傳所謂

終更赴銓者乃監倉考滿別有新命而非謂期喪之闕

蒙上文而言之也况大愚之赴銓也本傳言平園方為

丞相招之不往宰輔表平園自西樞入中書在淳熙丁



未春二月而朱子答大愚書有曰對班在何時今日既難說話而疏遠尤難且只收斂人主心念是第一義題注在丁未冬十一月是大愚之赴任以壬寅其去官以丁未首尾六年若德粹成進士即東萊卒之歲釋褐尉鄆者五年始遷鄂州教授則及見大愚矣斯事於先賢本屬末節不足深攷但在吾鄉文獻頗有關係故復為縷陳之

答臨川先生問淳熙四君子世系帖子與其卦辭楊袁舒沈四公之學皆出於陸子而楊沈則兼得之庭訓為多文元公父廷顯以道學為後進師舒文靖公嘗

受業焉自序其學謂南軒開端象山洗濯老楊先生琢磨文靖嘗與朱子講貫又諮詢中原文獻於東萊而自序弗及獨以老楊先生與張陸並稱即其人可知融堂作行狀曰公狀矍矍然而果毅有識量義所不可萬夫莫回繩已甚嚴訓子弟有紀律書訓累牘字字可佩然與物甚平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省過甚切毫髮不自宥或至泣下陸文安公揭其墓謂年在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端憲公父銖官至簽書鎮東軍判官嘗從焦先生問學蓋私淑於程門者史忠定薦之於朝稱其鄉行可推士大夫信服與人交面規



其失退無後言有直諒風文靖公父徽紹興庚辰進士  
 官通直郎見開慶四明志今志失載陸文安公常曰舒公溫恭足以  
 傲傲情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吝之心不詳其學所自若  
 正獻公之父文則特博雅之士所著有甕牖閒評一書  
 此四先生世系之可攷者至端憲弟名炳字季文年未  
 四十棄去場屋師事陸子務窮性理趙忠定公以遺逸  
 薦之不就固窮終身是亦學譜中所當附傳者也

與鄭南谿論明儒學案事目

明儒學案間有需商榷者愚意欲附注之元傳之尾不  
 擅動本文也其有須補入者各以其學派綴之謹先具

數則如左

慈湖四傳弟子

楊文元公之學明初傳之者尚盛其在吾鄉桂文裕公  
 彥良烏先生春風向獻縣朴其著也是為慈湖四傳之  
 世嫡宜補入遜志學案之前以後如劉御史安顏太僕  
 鯨輩系統不絕今舍桂烏諸公而錄劉顏莫為之前矣

河汾學案

文清受理學於高密魏范蓋魏姓而范名故字希文諸  
 書皆同先生以為魏純字希文別有一范姓者恐誤也  
 純字與范字其形相近而訛此雖偶失攷據亦不可不



改正也

鏡川學案

楊文懿公講學不專主朱亦不專主陸深造躬行以求自得其所著五經四書私鈔皆不苟同前儒其大略見愚所作鏡川書院記中鄞之儒者前則南山後則甬川文懿之行與之鼎足而著書更富宜為立一學案

陽明子之道昌而五星聚室子劉子之道明而

五星聚張

五星聚張

閻徵君百詩曰嘉靖初年五星聚室司天占曰主兵謀而先生歸為陽明之祥天啓時四星聚張先生以為五

星而歸之蔽山之祥似當將此等語刪去弗子後人口

實則愛先生者也愚按百詩之言是也其後先生之子

百家作行略又謂五星聚箕而先生之學案成愚亦嘗

語黃氏當刪去之

陽明五星聚室之瑞出於董布衣石甫

渭厓學案

王尚書阮亭疑渭厓不當入學案愚以其集觀之亦頗有講學語至其立朝則無論耳然渭厓頗詆陽明而學案取焉則仇侍郎滄柱謂先生私其鄉人者真謬語也

史運使桂芳集

史惺堂集愚嘗見之其人乃狷者而解經多自用頗似



季長沙一流而又遠之學案未嘗及焉蓋未見其集也  
可略撮其大旨補入

陽明永嘉弟子  
王鶴潭以永嘉五峰諸公並傳姚江之緒不知何以不  
錄按先生固言陽明弟子多失落不備者五峰諸公科  
學淳行不類龍溪之橫決然所造似亦未深附之浙中  
學案之後可矣

近溪學案

胡宗正是諸生學舉業於近溪近溪與之談易以為大  
有所得反從而師之其人後亦無所見胡清虛是門子  
以有惡疾被逐遂學道近溪與之為友謂宗正即清虛  
誤也

陽明山左弟子

聊城王尚書汝訓謚恭介穆文簡弟子也年十三即上  
書於其師以聖人之學自期其立朝甚剛正嘗撫軍吾  
浙愚曾見其集可附入穆傳也

忠端學案

忠端之名德更何閒然至其能舉繞朝贈策一事其無  
足奇學案及之無乃反失之淺耶

吳霞舟學案



鄧潛谷分理學心學爲二因明儒薛王二派也說者已病其支然理學心學在明儒本有此說霞舟語錄分道學理學似以道學爲躬行理學爲宋史儒林傳中人則益謬矣此語何可采也

答諸生問南雷學術帖子

南雷自是魁儒其受業念臺時尚未見深造國難後所得日進念臺之學得以發明者皆其功也兼通九流百家則又軼出念臺之藩而窺漳海之室然皆能不詭於純儒所謂雜而不越者是也故以其學言之有明三百年無此人非夸誕也惟是先生之不免餘議者則有二

其一則黨人之習氣未盡蓋少年卽入社會門戶之見深入而不可猝去便非無我之學其一則文人之習氣未盡不免以正誼明道之餘技猶畱連於枝葉亦其病也斯二者先生殆亦不自知時時流露然其實爲德性心術之累不少苟起先生而問之亦必不以吾言爲謬過此以往世之謗先生者皆屬妄語否則出於仇口也當湖謂夏峯與先生自是君子惜其教學者不甚清楚此蓋有朱陸之見存故云然當湖之弟子其卓然可傳者安在并未見有萬公擇董吳仲其人者以是知輕議前輩之難也若謂先生以故國遺老不應尚與時人交

高直內人卓  
此可傳者半生  
未可謂爲高直  
也



宋河晚年流  
似玉似海甯有  
以博文字相試其  
中又係吾宗降  
賦乃回籍歸志  
清淨賦不台去  
而自道皆竭力  
讀卷是亦不可  
以已乎  
之與弟海木不相  
夫海木志多見  
多致人以此致  
世以論者  
梨以以亦不  
解使高其  
乃先  
非可也

接以是為風節之玷則又不然先生集中蓋累及此一  
見之余若水志有曰斯人生天地之間不能一無干涉  
身非道開難吞白石體類王微嘗資藥裏以是歎活埋  
士室之難也一見之鄭平子序有曰王炎午生祭文丞  
相其風裁峻矣然讀其與姚菴書殷殷求其酬答蓋  
士之報國各有分限正亦未可刻求也是可以知先生  
之所以自處固有不得已者蓋先生老而有母豈得  
盡廢甘旨之奉但使大節無虧固不能竟避世以為潔  
及觀其送萬季野北行詩戒以勿上河汾太平之策則  
先生之不可奪者又確如矣是固論世者所當周詳攷

義而無容以一偏之詞定之者也先生始末見於予所  
作墓碑已盡矣惟是所以備他山之石者則本不應見  
之碑文故因明問而詳及之

答諸生問榕村學術帖子

榕村在

聖祖

世宗實錄中應有傳外閒未之得見然實錄亦不甚詳  
於學術也榕村之學術即其相業可以想見倘謂其能  
推崇朱子足接墜緒則禱昧無知之言也已榕村於明  
儒中稍立門戶者皆加力詆其於同里尤誚石齋具見

宋宗實錄中列月  
二傳明今一見於  
神名聖之昭宗  
宋錄再見於宋  
太宗實錄則本  
錄未見也

吉奇書集小編 卷四十四 七

後  
心動



其語錄中其從弟廣卿嘗爲述其言曰石齋之人則經也其書則緯也予笑而答曰君家相公之書其貌則經者其人則純乎緯者也廣卿失色而去榕村又言石齋雖遭大用豈足靖天下之亂予謂石齋風節有餘幹畧誠然不足但榕村承

眷之久所以補天下之治者幾何以是誚石齋得無有目而不見其睫者乎榕村大節爲當時所其指萬無可逃者其初年則賣友中年則奪情暮年則居然以外婦之子來歸足稱三案大儒固如是乎賣友一案閩人述之過於狼籍雖或未必然而要其曖昧之心跡至不能

自白於清議則亦約畧有慚德矣奪情一案有爲之辨者謂前此崑山徐尚書深妬榕村之進用讒於

聖祖言雖不遽信然深被廉察由院長左遷匪使故榕村懼甚不敢更乞歸但崑山雖忤愚謂

聖祖之時不應有此恐出榕村文過之口外婦之子其一以遊蕩隕命京師其一來歸承祧何學士義門其弟子也亦歎曰學道人乃有是其餘則未易殫述吾鄉陳大理心齋嘗合漳浦以爲所苦莫如相門子弟應接不暇故予嘗謂石齋之學卽萬不如榕村之醇而似此數者則閩中三尺童子有以信石齋之不爲斯則榕村有



所不及也。雖然此猶以其躬行言之，卽以其經術論，惟律呂歷算音韻頗稱有得，其餘亦不足道。而以籌算言圖書則支離之甚者，言互體更謬不合古法。榕村自夸其明文前選之精，曰一鄉一國士子有能熟於此者，可以永免兵火之災。嗚呼相公紙尾之學，所以成中和位育之功者，盡在於此。然則固兔園制舉之本領耳。晚而取歐羅巴國之技術，自夸絕學，以爲是月窟天根之祕也。石齋恐不免噓其笑矣。近日耳食之徒，震於其門牆之盛，爭依附其學統，殊爲可悲。愚故不禁其噉噉焉。

自序 奉萬九沙先生問任士林松鄉集書

九沙先生閣下，大駕兩問枌榆，而鄙人羈栖荒嶺，願見之誠，何日一慰夏中兩世臺至，聞近履以違和靜攝，懸念之至，以不得常致問訊爲媿。某今年從寒食後，日讀衛湜禮記集說一卷，近已得七十卷，乃知草廬禮記纂言純以是書爲藍本，但去其繁蕪者，因追記先生謂草廬所引注疏，疑多取衛氏刪本之語，爲不誣。近日從陳外翰所得見西湖七家詩，爲沈欒城吳尺鳧輩著，前有先生序例一篇，其詩亦不甚成家，而所引用書目甚繁，且駁間有宋元文集爲某所未見者。每思一渡漸江，從諸君子訪諸書，得爲一紙地步，俗務掣違，逡巡未果。然



某所急欲問者莫如任士林松鄉集任士林者鄞人當  
宋季元初時其人與謝臯父唐玉潛友善博學工文詞  
當是時鄞江稱著述手者首學士袁公桷而士林實與  
齊名乃不知何故四明新舊傳志竝軼其名惟堇山李  
司空四明文獻志中附載袁學士傳尾然其鄉落官爵  
字號俱不可攷愚少時讀謝臯父晞髮集有士林所作  
臯父傳一篇宋景濂極稱之是後甚為留心書鈔類纂  
求其片字不可得及讀雜事詩中儼然有所引松鄉集  
在焉其載贈玉潛詩世上冬青高誼少山中口錄好詩  
多此佳句也天下好書未必盡傳即傳矣或未必盡知

之者其究亦同歸塵草求如袁中郎之於徐文長林茂  
之之得白雲先生詩何可多得竊以為著述家通塞亦  
有幸不幸焉方今甬東凋喪文獻闕如落落晨星所稱  
魯靈光者舍先生其誰問則諸鄉先生地下之魂均於  
先生是望弗以予小子之淫癖為不足重而棄之也古  
稱搜羅之難雖博學名儒不無漏網以臬堂後村兩君  
子任甬剡者舊之選宜無遺憾然唐文粹所載有孫拾  
遺哭方立英詩而剡遺之宋文鑑有豐清敏咏荷詩而  
甬遺之矧其後世之不甚章著者耶伏祈先生移札七  
子問此書落誰手以慰愚十餘年若渴之想外有樓大



魚尾書集卷之四  
防攻媿集高似孫疏寮集戴表元剡源集袁清容集皆  
屬甬川文獻之書統望搜訪不一

奉萬西郭問魏白衣息賢堂集書

聞近得魏白衣息賢堂集不勝狂躍滄桑搶攘文獻凋  
落至有并姓氏不得傳者何況著述先生惓惓忠孝出  
茶鐺藥竈閒物親加拂拭長弘碧血不至盪爲冷風野  
馬卽此足扶宇宙一重元氣兼聞白衣有從孫子良能  
以表揚先世爲念但以遺事湮沒莫可攷索稱恨是亦  
金陀居士流亞塵世中所不多得記前此陶四律天言  
渠里中有白衣集卽再拜託以訪購蹉跎許久未得消

息何幸先生已慊我求所下問白衣死事顛末在拙著  
滄田錄中原有畧節一通但苦不甚詳悉要其大畧則  
可攷耳按白衣原名璧字曰楚白世籍慈水以贅壻僑  
歸安遂充歸安學弟子後改名耕別字白衣又改名更  
稱雪竇山人白衣少負異才性軼蕩傲然自得不就尺  
幅山陰祁忠敏公器之爲徧注名諸社中其詩遠摹晉  
魏下暨景純游仙支遁讚佛游行晉宋之間近律純祖  
杜陵已復改宗太白嘗言詩以達情樂必盡樂哀必盡  
哀一切榜蒲六博朋友燕酣城郭之所歷覽金石之所  
辨索有觸於懷不期矜飾務達而止此見於竹垞詩話



所述者居吳興別鮮山中為晉高士沈植避地所居有  
渡曰息賢因以自題其寓既丁國難麻屨草履落魄江  
湖徧走諸義旅中當是時江南已隸版圖所有游魂餘  
燼出沒山寨海槎之間而白衣為之聲息復壁飛書空  
坑仗策荼毒備至顧白衣氣益厲方張司馬敗北時延  
平出海大江路斷司馬躑躅計無所之白衣遮道上書  
猶陳金陵形勢請招集散亡入焦湖為再舉詎語在司  
馬北征紀畧與屈翁山成仁錄司馬既遁當道頗聞白  
衣前策游騎四出刊章名捕白衣亡命潛行望門投止  
家大父懷所知詩有廿年熱血埋鴛井萬里桑田寄柳

折以掩與毅先生  
墓表是壬寅也  
癸卯元且掛其  
幸甚竟之壬壬  
寅之除夕屬  
笑面亦以佳

錢詩詩見於此  
耳者有如此

車之句即白衣也癸卯以海上降卒至語連白衣白衣  
遁至山陰入梅里第五祁氏園時忠敏子班孫謀募死士為  
衛閒道浮海卒為踪跡所得縛到軍門抗詞不屈死於  
會城菜市同時與班孫匿白衣者山陰李達楊遷竝戍  
邊外事定山陰張杉葬之西湖白衣之死先張司馬一  
年竹垞西河兩集可攷先生以為甲辰因司馬事同殉  
則未盡合其生平詩有前後集僕所見者不過數十首  
未知先生所得乃全豹否是時與白衣最善者始寧錢  
霍當世所稱魏錢者也其集僕曾見之古詩亦摹太白  
顧近體頗不佳為人風概彷彿白衣其後以事相繼死



前此陶四言其里中本已刊就乃諱其名而以他姓填之合魏錢爲一集邏舟有過託祭魯公月表特書借名季漢是亦情理之常不足致怪特是黎邱幻影或遭魚目之混此則我兩人之所同慮者當俟覓至取先生書讐對爲一定本以付子良先生其存僕此札以當白衣小傳也可

會州奉九沙先生論刻南雷全集書

九沙先生函丈別後血疾稍紓奈七月中忽感毒氣胸中有如礮礮之不可下者又大病八月開冒寒又大病至重九後畧就平復晤從君西郭備致懇懇感荷不既

聞越中富人有肯梓黎洲遺書者適丁先生南雷文約告成之會可謂天幸但愚以爲黎洲之集淘汰不可不精黎洲經史諸書網羅不可不備向讀黎洲文定第四五集其閒玉石竝出眞贗雜糅曾與史雪汀言黃先生晚年文字其所以如此者一則漸近崦嵫精力不如壯時一則多應親朋門舊之請以諛墓掩眞色苟非嚴爲淘汰必有擇焉不精之歎但古人文集原賴有力高弟爲之讐定而後當世得無閒詞如李侍郎之於韓吏部方侍讀之於宋學士亦有多歷年所始得一私淑艾以傳如虞山之於震川者方今壇坫凋零問黃竹浦高足



舍先生其誰歸文約之書我知其不媿於古也至若黎  
 洲一生精力原不在區區文詞閒以某固陋所見聞其  
 在經學則有若易學象數論授書隨筆春秋日食歷四  
 書私說諸種其在史學則有若待訪錄行朝錄思舊錄  
 汰存錄從政錄以至西歷假如測望諸種其所未聞見  
 者尚應多有此皆石渠天祿所當列牙籤登玉軸之物  
 而翻以流通未廣海內學者或不及知有是書夫茫茫  
 大造蒼狗白雲轉盼閒無所不至故以列代藝文志攷  
 之漢書所載至唐而去其什九唐史所載至宋而又去  
 其十九李長吉錦囊之祕或至投之溷中陸君實填海

此坊之可云  
 學即

之編祇可問之劫火所仗斯文未喪得有心世道者出  
 而搜拾之庶前輩一生肝血不與塵草同歸澌沒耳倘  
 先生不以妄言而斥之請與南溪西郭共謀此舉某雖  
 陋劣當滌研秉燭以從焉予鄉先生如楊鏡川豐人翁  
 都有經學豐氏五經世學先王父云曾見之今舍閒祇  
 有魯詩世學一書而其餘雖博訪已不可復得若鏡川  
 五經私鈔則片紙無存者純按楊氏豐氏所著先生後  
 皆訪得此書蓋作於雍正初  
 年先生弱冠時此某所以太息旁皇於海內有心之士而不能  
 不大聲以呼也今秋從書賈得吳草廬春秋纂言是書  
 海內不可多得以玉峯徐氏之力求之無有而某得之



不改自祕請以公諸同好程泰之禹貢圖論劉三吾書  
傳會選俱奉上江雲渭樹何時爲尊酒之遊臨緘茫然

與盧玉溪請借鈔續表忠記書

玉溪先生函丈不晤四閱月矣邗江遼濶遙望懸懸每  
從李元音家信中詢道履消息知近日興居住佳暢天祐  
靈光爲鄞江護碩果幸甚某前者再四敦請欲爲弗菴  
先生續表忠記三集鈔一副墨蒙先生亦以見誅而終  
未拜賜某知先生所以遲疑者一則名山祕乘或多嫌  
諱一則都尉史編非其人不可妄傳所當遲遲以俟桓  
譚侯芭者流斯二者皆是也雖然某竊有一說於此嘗

聞諸毛西河曰天地閒奇物久抑鬱而不彰必爲物怪  
故勿謂好書可必傳也當其始或未必流布迨遲之久  
光芒掩於牙籤緗軸之中而莫之展則其怒氣或能召  
風雷致水火遂爲大造收還以爲化工之用彼鄭所南  
井底鐵函浸以三百年之枯泥而不朽明遜國記之傳  
得之蕭寺承塵者此天幸耳不然者則以陸君實之海  
上日記鄧光薦之填海錄吳立夫之桑海錄而或不傳  
不特此也以謝承華嶠諸公之漢書以何彥鸞孫盛諸  
公之晉志裴子野魏澹諸公之南北史而或不傳夫其  
不傳乃是書之不幸也其以日星河岳之書而聽其浮



沈湮沒至與草木俱腐則後死者之咎也以某之不才  
自分何足傳前輩之書其爲先生所嗤固宜然終願先  
生之勿深閤也若夫嫌諱之慮則采薇叩馬諸公何害  
應天順人之舉卽或少有當避忌處不妨及今稍爲商  
酌如近世魏徵君冰叔黃徵君黎洲諸集其閒多空行  
闕字可援比例不必過爲拘忌明野史凡千餘家其閒  
文字多蕪穢不足錄若崢嶸獨出能以史漢手筆備正  
史之藍本者紀事則梅村綏寇綏畧列傳則續表忠記  
而已梅村之書被鄒南漪改竄芟削非復舊觀表忠記  
則全豹未窺均爲遺憾若以鄙言可采不加棄斥所望

歸帆得假受業先生亦老矣一旦風波意外遺書孰問  
令我曹抱杞宋之悲斯則所大懼者也是以不避唐突  
頓首上請

鮎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四終







卷之三